孫宇台遺集

本衙藏板

虞山顧祖禹撰

武林孫宇台先生既歿之明年孤孝楨梓其遺文三十卷遺詩十卷既成介貢池吳君正名屬祖禹曰請爲之序祖禹愀然避席三嘆曰嗟乎祖禹何人乃敢序先生文哉祖禹髮未燥時即從先君子座末讀先生詩文時先生年僅二十許耳當日秦蜀寇氛羽書馳驟東南半壁猶稱晏然一時諸名宿競以風雅主壇坫而西泠尤爲英雋藪婁東雲間皆推服恐後孫先生才華四騁如干將鏌鋣新發于硎也先生長身玉立風采端凝豐顧廣額顧盼煒然識者皆以爲公輔器先生雖詩酒流連與諸名士相酬唱乎而先識遠略蚤知覆壓之不免思欲以身拯其弊謂俗學囂浮不足措諸實用其于兵刑財賦農桑水利諸書罔不窮源悉委思一見諸行事乃滄桑屢變陵谷俱傾

孫宇台遺集

本衙藏板

孫宇台先生遺集序

六本一函二元

虞山顧祖禹撰

武林孫宇台先生既歿之明年孤孝楨梓其遺文三十卷遺詩十卷既成介賁池吳君正名屬祖禹曰請爲之序祖禹愀然避席三嘆曰嗟乎祖禹何人乃敢序先生文哉祖禹髮未燥時即從先君子座末讀先生詩文時先生年僅二十許耳當日秦蜀寇氛羽書馳驟東南半壁猶稱晏然一時諸名宿競以風雅主壇坫而西泠尤爲英雋藪婁東雲間皆推服恐後孫先生才華四暎如干將鏌鋣新發于硎也先生長身玉立風采端凝豐頤廣額顧盼燁然識者皆以爲公輔器先生雖詩酒流連與諸名士相酬唱乎而先識遠略蚤知覆壓之不免思欲以身拯其弊謂俗學囂浮不足措諸實用其于兵刑財賦農桑水利諸書罔不窮源悉委思一見諸行事乃滄桑屢變陵谷俱傾

故舊知交死亡羿濶而先生抵掌揮毫之風槩盡摧殘于悲禾泣黍中不復有當年逸事矣時先生避地山澤久之益轉徙無聊念兩尊人年齒邁藜菽蕭然勢且不給不得不從事筆硯假行幕之脯資供庭闈之甘旨嗚呼孰知南北馳驅窮年羈旅瀕於老死不能復返哉先生博學多聞自經史以迄諸子百家昭代典故無不諳練上下古今論列人材指陳得失皆精當不可易其爲文不名一家而尤喜龍門意所欲言則奮筆出之晚年益進于高潔其于詩出入騷雅揖讓三唐非近今凡響也然而先生故不樂以詩文自表見矣其于世道民生人情風俗之故每有感觸則終夜躊躇當食長嘆曰不意當吾之世乃凌遲以至于此生平所處一于忠信而行之以寬裕有門下生頗爲先生所厚乙酉丙戌間偶挾私怨中先生以奇禍主者不直生乃得解而先生待之如初未嘗少見于辭色祖禹曩邂逅先生屬先生以窮交數人皆先生所未嘗識面者先生一一爲之經理其人各遂所欲而去竟不知爲先生力也先生所涉歷北自燕趙南迄閩粵皆有實德于民其與先生遊者必能消其忿鷙納于和平計前後若而人皆以循良考最無有中吏議者先生嘗自言曰吾信友以治民故民可得而治今十五國中有歌思聲教歷久不衰者大抵因先生所措施也嗚呼先生不居其名而實任其事所謂陰德者非耶今讀先生集大都重名義發觀感垂勸戒而卓然有補于天下後世者也先生高大父黃門公故廉吏歿後家苦貧杭俗重末利少田懦者藉田以僅給饘粥而磽瘠多有司徵求急往往相率斃于捶楚先生不忍坐視其朞功中表之屬賦役煩費類皆取辦於先生故客遊幾三十載家卒無餘貲其之高平也孝楨涕泣以阻其行先生曰吾父殯未有葬地此行不可以已嗚呼先生豈非以身殉親者耶今孝楨

能成先生志又有孫必能大先生之緒先生庶可無憾獨是以先生之抱負而終無所發舒雖遺文彪炳流播人間未及上之史館登之[illegible]展僅以衰廢無聞之餘民垂涕而序先生之集也此祖禹所以不[illegible]徊而三嘆也夫

孫宇台先生遺集序

鹽官陸嘉淑冰修氏拜撰

數十年來虎林諸君子以文章行義相劘切家麗京嘗謂予言同學十餘人其志潔其行芳其文章沈博絕麗殆將掩前而絕後焉風霜陽燄驚濤逝流曾幾何時而零落殆盡麗京既長往不返虎臣際叔魏美甸華嗣寅相繼淪謝晨星落落存者間多續食四方蓋癸亥之秋而我宇台亦捐館舍於澤州之旅寓矣時予方客吳中明年始得歸哭之於錢唐里舍則嗣子世求孝楨已刻宇台詩文裒然成集出以見示余得受而卒業焉嗚呼此眞家麗京所稱掩前絕後者耶以余所見今之文人其有文字當時通顯貴重者固然間以沉憂忙慘哀激悼世自託於風騷之旨而尋其行幅往往脂韋佞譽詭仄荒謬一卷之中數行之內齊跖並舉斯孟雜稱其言方齊臭糞壤而妄謂

與日月爭光可乎宇台之文稱心而譚與盡而止嘗有未盡之意而
必無旁溢之詞且余嘗聞宇台作文之指矣某某以行實乞銘不下
數萬言率裁之得一二千字蓋以簡約爲宗以冲澹醇潔爲體雖間
作六朝語亦皆天骨自秀不假膠鏤絕去芧靡商宇姚佚之態一以
歸之大雅有波瀾而無枝葉此眞唐宋大家之別子小雅騷人之苗
裔也修辭以立誠也今之自詭大家者鬼瞰纖屑都無徵信誠之不
存詞于焉傅而尋聲逐響之夫安共推之欲以近繼熙甫遠追永叔
嗚呼矇瞽之徒一唱百和安得以宇台之文一正之乎且文與詩一
也今之以宋攻唐猶昔之以唐宋攻史漢也結習糾紛耳目濡染淺
識寡陋往往錮于成見而宇台行其意自如無所摹似而亦無不肖
合所由洋洋灑灑卓然成一家言無媿於今之作者也獨怪世求貧
士顧安所得金毛子椎黃目宇台旅旐南還世求出遊橐駝喪尚餘

序

論文首秦漢而何古今來爲秦漢者之少也作文動言秦漢握管掾
觚又何爲秦漢者之多也夫所謂秦漢者高古簡質存乎神理氣骨
之間非可句窳而形似後秦漢而文者莫若昌黎盧陵然其所以起
衰傳世實皆自出其才與古人相遇於神理氣骨之間故屢變而不
失其眞若使僅求於字句則雖才如韓歐而順宗實錄五代史諸編
論者尚不無遺議焉況其下焉者哉李獻吉倡爲古學舍八家而遠
溯秦漢以上其于左國規規求似在當時非不快人心目然千篇一
手始而慕之繼且厭之正如摹倣古彝器規製工而眞氣盡無怪乎
言秦漢者多而能爲秦漢者之少也吾友孫子宇台以文名海內者
數十年其文無所不有而得於秦漢最深蓋其神理氣骨之間實能

遂安方象瑛渭仁撰

尚古簡質與古人相遠若謂其句者似史遷何者似班范迹求之而有所不可也況其撰述之富溢而爲六朝分而爲八家固有屢變而不失者歟然則才如孫子而後可言秦漢文如孫子而後可爲秦漢也余學識淺陋未敢窺古人堂奥然生平所嗜頗尚雅健絶不喜拖沓之習故於孫子文有深契焉孫子論余文亦謂意在儷體兩漢不屑爲猥薄余雖不敢受然亦可見吾兩人之所好矣今天下不乏作者苟無高古簡質之氣變化於神理氣骨之間而徒侈口秦漢即日取孫子之文讀之烏足以知孫子哉

孫宇台集目錄

卷一
賦五篇
騷二篇
卷二
七一篇
文三篇
卷三
書九篇
卷四
序十八篇
卷五

序二十二篇
卷六
序十七篇
卷七
序二十篇
卷八
序十八篇
卷九
壽序三十一篇
卷十
史論八篇
卷十一
論十篇
卷十二
論九篇
卷十三
記十四篇
卷十四
傳十二篇
卷十五
傳十一篇
卷十六
傳九篇
卷十七

箴一篇
銘二篇
頌一篇
贊十七篇
檄一篇
卷十八
議一篇
辨一篇
啟十二篇
卷十九
說十三篇
卷二十
誄八篇
哀辭二篇
卷二十一
碑文四篇
墓表四篇
卷二十二
墓誌銘九篇
卷二十三
墓誌銘七篇
卷二十四
行狀一篇
行實三篇

事略一篇
卷二十五
祭文十二篇
卷二十六
祭文十一篇
卷二十七
策九篇
卷二十八
題後二十五篇
卷二十九
尺牘二十四篇
疏六篇
卷三十
雜著二十一篇
卷三十一
四言古詩一首
古樂府四十首
樂府變三首
卷三十二
五言古六十九首
卷三十三
五言古五十六首
卷三十四
七言古五十八首

卷三十五
五言律七十二首
卷三十六
七言律八十四首
卷三十七
七言律八十九首
卷三十八
五言排律二十一首
六言律二首
卷三十九
五言絕句六十首
卷四十
七言絕句九十二首
雜體八首

男孝楨編輯

孫宇台集卷一

賦

北征賦

友人吳錦雯爲南和令訂余偕行巳酉三月發武林夏五抵邑慕叔皮之製以寫行路愁幽之思遂有是篇

仁和孫治宇台著　別號鑒庵

作噩之暮春兮良友期予於趙城情惇惇其銜恤兮諒不得巳而爲遠行昔先王之制禮兮猶企及於顓孫我獨不辭夫艱屯兮慘要經於行津風颼颼其寥厲兮雨摠摠其無垠淚潰潰其不止兮舟巳出於東門檄禦兒而無言兮邇由拳而太息嗟故人之長逝兮徒怵情於鄰遂爲屠閻伯輩紛吾常往來於長虹兮余向下闡金昌不時經過每知蠡而悼胥思五噫而杳然兮孰皐門之可廡余情曖昧於具區兮又渺漫於三

江泝伯牙之故瀆兮逝知音其焉從徘徊讓王之虛嘆息延陵之館高望北固廻矑京峴彼齊梁之荒塋兮曾罔識其行踐橫楊子而凌厲兮惕金焦其洄淢亂萬艘之京庾兮哀江南之民力肇夫差之邗溝兮惛隋煬之遺洫嗟中原之輸挽兮亦奕世而充斥蕪城四望優游容裔思枚叔之遘濞傷董生之逢厲伊昔賢之憔悴吾安能忍於雪涕我行其野捨舟策馬夕食息於甘泉蚤秣馬於盧龍馳騁於石梁之野惆悵於都梁之宮彼飲羽其奚勁此茂艸其徒叢若夫臺山長圍南北紛拏戚民生之日促奚輸墨之堪誇言背濁口直指岙猶眡淮河其惴惴望塗山而淚流蓋亦鄧艾之所經歷而王粲之所夷猶也經乎下相之區憇乎三里之灣忽漫漶於風雨酌濁醪而解顏及明星而蚤發馬行於長阪乘崗阜之劣埒循貍豸而偃蹇觀乎齊眉駐蹕之所潼山蒙隱之嵎感不絕於余心告僕夫而躊躇問希夷於陳曈嗟磬石其懸如遂褰裳而前去相與至於南徐竊久企於黃庭宿彭鏗之所居偉龍顏之漢主何復蹶於濉水諮雞鳴之舊處楚兵倏其解壘成與敗其信天兮仁與暴其亦有以朅如臨睢迤逞商丘奇木蘭之從征邈千古其少儔女代父而遠戍予辭親而漫遊膓片晷而輪轉顏愐腆其承羞汰宋郊而臨衛得儀封之古道飄大河以揚艫兮亦以開夫懷抱（儀封渡河）惟故鄉其日遠兮覽迷離於茂艸涉封丘而踐路思班惠之竊嘆念陳寶于周初彎繁弱其有焉進戶牖而悼東昏鄰長垣而惕匡郭行敗度其棄置何凶德之肆虐揭洹水而駐足兮覽二漳之樛流不恃德而尚險兮起忠規於武侯紛連羅爲高會兮季遏開爲奇謀忽吾過夫淸豐兮（邑有張淸豐孝子以是得名）嘉至孝之得名曾子廻車於勝母兮余得婉潬於芳聲夕余將息於澶淵兮忽汎水於行車悼河流之浩涆兮憶宣房於作歌彼瓠子其在西

南兮羌一宿而高興迺有昆吾之臺鮒鰅之陵伯鯀黃熊之堤淳于五女之塍伊行路之孔棘未逞志而究升於是過斥漳抵成安（陳餘爲成安君）思夫人自戮於泜水尚身歿而名存彼禂父之喪勞欲事晉以圖桓有子家而不用徒鸜鵒以悲酸（成安即古乾侯地）到洺州而邪睨兮漸已邇於和陽聞廉頗之遺臺兮臨淦水而湯湯吊毛生之荒壟兮人嘖嘖於道旁（廣平府爲古洺州有廉頗臺毛遂墓）何趙國之賓客澌滅而二子之千載彌揚既廼撰良辰而蒞邑勉吾友以勞民此邦之水撕橋歿堙此邦之土砂隘阜崀蓋溝洫之利不講而先王之政罔聞然而大陸在其東太行在其西廻環於澧水沇溶於狼川庶幾從政者忘其疵陋而游泳者緝其玢瑀若夫相國忠貞（宋璟南和人）尚書烈節（侯泰南和人）起北海之高（李邕爲南和令）揖紫芝之名德（元德秀爲南和宰）齊寸心於千載師古人而無斁喟抑志而陳情兮又何必操於土音事賢德而友仁兮良不厭其高深獸走不離羣兮鳥飛必在林情曠曠其千載兮匪烱戒之自今路遙遙其綿遠兮固名賢之可任終悄悄其不解兮皇天念其滯淫明發曙而不寐兮悲罔極於余心重曰君子有行念舊聞兮思賢省過在古人兮匪朝伊夕皇自鏡兮敬德不怠其知命兮先民有作彼叔皮兮我庸則之俾無尤兮

弔謝皐羽先生賦

疆圉之孟陬兮道吾出于韓陽山峉嵬以狼牙兮路詰屈于羊腸野箐密以蒙茸兮蔽虧海水之湯湯稅余駕而躊躕兮思謝先生之舊隅當有宋之淪喪兮棄家財而從師及相國之捐軀兮迨九死以爲期彷靈均于遠遊兮晞余髮于咸池（先生有晞髮集）何九州之廹陿兮羌唯蒼梧之焉追邅桐君而至止兮有釣臺之崔巍淚淫淫于江水兮聲溘溘于變徵豈楚纍之不可招兮佇客星之晦在（先生設文山位爲招魂野祭以竹如

意擊石慟哭思壯士莫不有一死兮胡梁鴻藉幹于要離先生亦念切于嚴瀨兮劍亭出于江陲先生于至元中死于武林而歸骨于釣臺之右方吳諸子爲造許劍亭從其志也昨吾過于漸水兮哀歷亂于山鬼無荆高以鼓歌兮獨愁雲之靄靄遂悠悠于行邁兮廼恭承于桑梓想魂魄之無不之兮當感恤于後死設溪毛而致弔兮庶靈神于眞宰

哀劉夫子賦

辛亥歲余以泉州太守王省菴之招過乾所劉夫子故里訪二子士鏻士鐸追述生平不勝感愴昔任昉于王僕射歿後作懷德賦僕蚤年受知于夫子眷念明德豈獨西州之嘆哉遂揮淚以賦之耳

淵獻之中春兮驅吾車于淸源路逶迤而秀矗兮撫二川之潺湲心邑邑而感懷兮念知已之舊恩渺滄海于異代兮庶冠帶于朝暾夫何寂處于官廨兮曾不得仰企于高門日繙閱于簿書兮夕哀怨于黃昏追平生之風義兮實先朝之遺直當節甫之燔灼兮孰不易心而卷舌獨仗節以抗顏兮雖刻肌其何恤天眷情于孤忠兮覽人文于漸江采九畹之蘭蕙兮搴澤國之芙蓉注經營于黃圖兮唯臣力其是視慘中原其板蕩兮惄銅馬以鼎沸攀龍髯而莫逮兮望宣光而策轡佹端委於閩粵兮視一隅以枝柱不崇朝而敗績兮雖九死其焉悔孤臣亦奚所歸兮羌惟殫夫血淚我來奔問于遺踪兮執二子以拳拳一囊衣其蕭瑟兮尚不閟夫重泉昔魏武于橋公兮鬱興哀于九原愍後死之懷德兮能不灑涕于遺棺雲容容而徘徊兮風獵獵而摧奔日闇闇無光兮草蕭蕭其在原惟蒼鵝之懼道兮莽志士之刺促叫虞舜於蒼梧兮又安能攄其怨毒薦南藻以嗽辭兮魂彷彿其來屬

白楊賦

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太白詩亦有曰腸斷白楊聲余於巳酉暮春辭家遠行及乎首夏泝河而北策疲蹇經荒原忽焉悲風崛嵋起於叢樹之際其聲槭殺愴急驟然聞之淚流不止即途之人而問之曰此所謂白楊也然後知古詩與太白之言其信然矣下馬宿逆旅攬筆爲此賦

鬱吾生之多艱兮思迂軫其誰告何上天之降割兮紛獨罹其瘨酷居戚戚而如焚兮行怳怳而集木聿儃佪於江介兮忽漫衍於河朔爾廼曉月未謝零露如濡僕夫執策我馬前驅跨通邑過大都越亭阜騁夷途縱平原而極目兮蔽蔓草之荒阡紛崍壘之四五兮噫雍門其何言乃有悲風惻慽驚柯槭葉聲隱隱於樹間情悄悄其若泣風與雨其馳驟兮霜與霰其捷躐穆眇眇其無垠兮幽儇簪以吃齧何首夏之淸和兮似若木之蔽匿塔焉若湘靈鼓瑟洫焉如師涓爲聲蕭蕭兮似荊卿之辭易水惻惻焉比杞妻之崩莒城麗玉空矦趙王山木張女明妃離鴻別鵠摠衆變之繁會兮曾不得寫其潰碎況羈旅之編愁兮又何以爲容裔沙站站其拂顏兮馬撇撇其不前芳草蕭其無色兮飛鳥悲鳴於層巔登高岡以騁望兮轉鄉思之綿綿掐膺牉以抆淚兮呼牢愁於昊天抵逆旅而長嘆兮酌金壘而解煩夜中半而不寐兮聊假情於是篇

王氏古梅賦

余友王子聖翼其人聖儒其行長者也王子之庭有梅焉雙幹並峙長不盈三尺若偃蓋然又數百年物也王子生而梅移植其家梅之頻死於他人者數矣至其家而發榮鮮耀焉天之所以報王子又天之所以寵是梅也項謨先生爲梅圖

其狀謝彬先生爲王子圖其容予得而交頌焉

夫何神物之麗質累百世而猶榮寡所可其淹畱兮獨移植于斯庭伊夫人之信修兮廹區中而無耦庶斯耿介以嶷嶷兮超高世而爲友涫灊兮若驚濤之張碕礒兮若素蜺之集夗蟬籠茸兮枝相糾崢嶸並峙兮龍虵匿悲夫松栢之爲薪兮亦篦簬之薦棘上林已灰燼兮庾嶺慘其無色胡靈異其自今兮彼兩美之必立氣肅穆以靜嘉兮心滛豫而無他思公子于天路兮孰庭中之修姱桂有枝兮蘭有露羌好仇兮實無度爾乃微風當夕釃酒有翕鳥陰陰其在林月穆穆其入室鐙熒熒其高張影參差其坱軋雖神僊之綽約兮曾不可乎儷偕翳王子之翛然而高視兮若登閬風而駕瑤池于焉靈媧鼓瑟于其側大人長嘯于其處王喬驂鶴而來下先生綺季之徒幾瓊華而不忍去誶曰梅自侯家所盤護歷世幾百不知數中有豪貴攙奪之枝葉憔悴幾無處唯德之臧美人子天實相之使遺汝無勿畫者弗能圖僅親項謝稱妙手狀貌連蜎耿凌雲余爲賦之俾不朽

騷

濟陰九招

濟陰九招者錢唐孫子治履曹墟而作也曹本周武王弟振鐸之封漢以來爲濟陰郡洪武時改曹州於乘氏而縣治所有則北蒙陰寃勾煑棗等名皆宜屬焉歷覽古蹟曠焉興懷如伊尹之聖子臧之節漆園之達卞壼父子之致命江子乙兄弟之殉節孫仲成之德行皆古今不易見也而又不特此婦人之賢而有識者莫如僖負羈之妻而唐宋以來秉節守禮揚休彤管者指不勝屈故舉一青堈女子以見其凡焉嘻盛矣乎郡國誌乘未有若斯土者也此余九招之所爲作也

或曰成湯兆于北亳且有湯陵盤庚遷殷故有盤庚村舜生諸馮名隸境內光武誕于濟陽有嘉禾一莖九穗生焉三冉子聖門高弟而耕雍首列德行今村有冉堌是也子曷爲遺之余曰不然聖門大賢則煌煌俎豆矣帝王則廬列本紀矣余今所作皆有所感會而言豈必以不全爲遺憾哉或又曰曹同宋分大火之虛有三王之遺聲且今又屬齊非所稱大國之音耶子何以楚些爲哉余曰子不讀詩乎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先王之不作舊矣寫離愁者莫如楚騷余以九章九歌諸制吊九原之作者奚爲不可

伊相摯

縣十八里有莘仲城伊尹名摯是莘國人子輿言其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伐夏救民合之尚書所言聿求元聖豈不信然而戰國皆以爲割烹要湯妄矣至有謂媵有莘之婦尤屬不經緯書又謂太甲殺伊尹陸士衡豪士賦亦言伊生抱明允以受戮夫桐宮感化既稱一德阿衡父子世陟王家豈有受戮之橫汚哉平原無端引此啟于背理誣聖宜其爲戮民也

凌冏風兮渡大河念民生兮柰何停濟陰兮延竚求元聖之處所

殪獨夫于夏臺兮感嗣王于桐宮作有此芳躅謂仲虺之不可企兮豈鳩與房之可屬何小人之自口兮肆橫厲而天誅　風慄慄兮水瀌瀌思重華兮不敢言天荷哀此下土兮吾將踰空桑而從汝

僖負羈妻

晉重耳出亡過曹曹不禮焉聞其駢脅薄而觀之僖負羈之

妻言于夫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卿相材也公子必有晉國若覇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子曷蚤自貳焉于是寘盤飧加璧公子受飧反璧及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責曹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固時俗之庸態兮鮮有識于俊尤何覇王之偉器兮遭行路而悠悠駢脇既已獻狀兮信風詩之蜉蝣豈乘軒之三百兮衆薆然而蔽周美人信殊異兮知從者之必反盤飧出於中闈兮表閭來其欵欵昔莘女之佐姬兮胡內子之相僖吾廼知寃勾之有奇女兮雖千百世而靡衰　鳳凰在笯兮騏驥伏櫪庸奴高張兮賢人闃鴟世溷濁而莫有極兮美人之子不可得

公子喜時

喜時者公子臧也墓在安陵黃河遷徙故蹟杳然昔負芻之亂晉人執于京師皆賢子臧而立之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三年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于曹既而負芻反國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出延陵季子之于闔廬也亦曰願附子臧以無失節

思公子兮曹之虛渺公子兮雲之際雲中兮天上邅吾道兮下珶彼昏在兮曹已亡千秋萬世兮公子不亡　公子在兮曹在炳精靈其誰殆　維衆君子之兆謀兮竢白雁之爲祥亮高節之如斯嘻振鐸其未央　後吾世而有延陵兮封塋迄其未漶胡斯土之不可得兮諒不藉夫遺幹　舞馮夷兮不知西東紛總總兮維莫之同河有魚兮魚有鯉名靈棼兮致彼美

漆園吏

莊周蒙人蒙北亳也嘗爲漆園吏其學一本於老聃著書數萬言恍徉自恣大率寓言也楚威王聞其賢使使聘以爲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犧牛乎養食之數年衣以文繡牽入太廟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汚我

蒙有人焉方之外青雲衣兮霓爲帶陰陽未分兮仁義焉如顥氣沌而滓穢蛻　謂天地兮野馬哀民生兮蠻觸邈承風于崆峒兮吾與君兮齊遨　去故兮無滑而魂離知兮玄牝之門臧與穫其皆亡羊兮彭與殤其又奚言　飛龍逝兮翩翩流水淙兮百川南華其不我欺兮聊儻徉兮以自然

孫仲成先生

孫朝濟陰人字仲成少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俗化其仁讓黃巾賊起相約不入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使具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耿吾佩此先民兮忽忘身之賤貧憂莫憂兮祿仕樂莫樂兮娛親學者執經于隴畔至行化被于黃巾　唐與薛其非吾徒兮園與綺亦非吾偶苟執節其信芳兮又安顧于世之所有　彼莊周之任達兮笑楚相於犧牛何先生之辟中正兮唯驅豕而悠遊　勢炎炎之可畏兮名倖倖之可羞朝搴薜荔兮夕採杜若歌且哭兮行休

卞壼父子

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成帝時庾亮將徵蘇峻壼固爭以爲不可亮不納峻果稱兵及峻進攻青溪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眕母裴氏撫

二千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峻平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於乎晉之時士大夫風流相扇阮孚謂壺卿恒無閒泰嘗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獨侃然曰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此其大義凜然不待青溪之戰而見矣夫人莫不有一死王大尉之死于排墻亦死也視卞氏何如哉

夫何中原之板蕩兮介江左之阽危肆風流于賈禍兮嗟喪亂之焉追　夫孰養賊而遺殃孰名寇而肆侮慘皇輿之敗績兮豈一人之能支柱　疽背判而未合兮有必死之志也固一戰之難得當兮率吾部以行義也　父爲君兮子爲父其甘如飴兮誰謂荼苦視民生之儇薄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君自謂鄙吝兮人亦謂君含瓦石獨耿耿其炳靈兮信大義之不可釋苟排墻者之有人兮胡至今其笑啞

江子一兄弟

子一字元亮濟陽人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之亂子一敗還帝切責之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若賊遂能至山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徑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死當侯景之陷建康也東略至會稽西略至巴陵所在風靡而子一兄弟獨能奮死犯其凶鋒可不謂難哉按濟陽在宛勾西南一統名勝志境內有濟陽濟陰二城魏武以來有濟陽郡即漢之濟陰

夫何凶豎之狂被兮枉矢飛兮梁殿君與臣俱囚縶兮嘅夫人之血濺入賊壘兮奮當先畢吾命兮唯一戰　羌既有此壯節兮又重之

以二弟操吳戈兮持楚矛頭不屬兮身異處身異處兮可奈何心耿
耿兮爲我同仇　昔子車氏之三人兮殉先君之亂命黃鳥爲悲哀
兮挽與此之爲令緬免胃之英風兮淚潺湲其如絇　我徂寃勾兮
求其曹白楊蕭蕭兮河水滔滔酌桂酒兮蒸蘭肴靈旗彷彿兮招搖

翟普林

普林楚丘人事親盡孝躬耕色養鄉里稱爲楚丘先生隋煬
帝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幾滅性廬于墓側負土爲墳冬不
衣縕絮唯單褐而已有一烏犬隨之在墓普林哀哭犬亦悲
號有二鵲巢廬前栢樹每入其廬馴擾不驚見者嗟異余觀
古孝子致哀廬墓者類有靈芝甘露之異白兎馴雉之祥至
孝之通于神明如此披楚丘春秋時舊邑在城南四十里魯
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杜預以爲衛地襄公十年晉侯

會宋公于楚丘則此時楚丘又爲宋屬邑今縣有楚丘林疑
即其地也杜預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城即濟瀆所經也古
巳氏縣屬梁國路史巳氏今宋之楚丘隋改巳氏爲楚丘縣
唐昭宗時楚丘屬輝州古今地里尚須考訂附記于此

皇天尚至德兮有孝子曰普林當大業之淪喪兮行卓絶于古今
親疾不解衣以連旬兮居喪哀號於墓側嬰兒失道于中路兮恐駟
隙之不可覩形骸存而非人兮矧惟盡心于罔極　洞上層氷兮身
衣單褐負土爲墳兮斧屋巍巍　犬不離壟何所嘆鵲有哀柯何所
喜何淚出重泉而親不救以　五丈之溝兮孝子之廬蒲葦冥冥兮
孰知其居嗷余情兮矢余歌何補亡兮曰華

青堌劉烈女

濟陰女子之以飾著者不可勝紀余獨有取于劉氏女何也

以其事在崇禎末年舉其一足以概其凡且以見先王之風教不衰如此烈女青堈人布衣劉惟宗女少時許配母姨之子紀大青以紫鳳簪爲聘壬午兵至青堈獲大青而北時女年十三又三年紀母詣劉謝曰吾兒至今不返是終不返矣曷別議婚女竊聞之哭失聲旋已雉經于房籬之上顏色如生雲鬟霧丱獨插紫鳳于首既葬墓頭引靈旛上有烈女二字經二載燦然如新風雨不壞過者無不嗟異焉同時又有田荆州妻劉氏妾趙氏荆州爲高傑叛兵射死其妻與妾殮畢以單布衾披開雙結并縊柩側又有謝國璧妻劉氏當闖賊敗兵沿途焚刼劉氏鄉居聞賊騎將近棄二女而哭曰吾名門妻女豈受汚于賊手遂投河而死其後李化鯨之變王聖躋妻韓氏投水中賊復引出氏大罵不絕賊以刀橫戳其腹而死汾西知縣王三接妻黃氏奉姑田氏在家俱被賊執黃恐田罹害紿賊曰但釋吾姑吾有金錢在某處隨我取之度姑已脫乃正色語賊曰吾家清白安有厚藏賊刃之它如李愉心之妻斷臂而死劉琰之妻被賊刺口噀血而死武珂聯之妻武崑源之妾俱投水死皆不能盡述余所謂舉其一以概其凡者也

胡下邑之女子植天道之紀綱初既有此成言兮畢沒世而難忘判獨罹夫異域兮豈女子之憚殃　吾志不可改兮視吾簪之尚在吾君不可見兮視吾簪之未變　玉女前綏兮青要戒程鳳凰婆娑兮引遺簪而上升　生不同室兮死亦隔于重泉籥浮雲以注征兮偕之子兮九關　何世俗之儇媚兮蹇獨殉其死所鬼神儼而祇敬兮爰以示夫下土芙蓉爲旗兮桂爲席尊椒漿兮泣涕如雨

憫樵者

憫樵者爲齊人董樵先生之所作也董樵字樵家世觀陽遭時之亂東走文登之野率其子樵於西山同志者四五人已稍稍棄去獨樵始終不變樵嘗爲高冠爲不其令縛去幸而得脫孫子與樵相遇於錢唐之郭因作楚辭一篇以贈之

夫何西山之崥屺兮有美人於焉相羊采三秀以爲衣兮飲沆瀣以爲漿駕碣石之峩峩兮搴朝日於扶桑嫉時俗之駊騀兮心怫悁而內傷傑飛龍以馳騖兮翼鳳鳥而高翔泝浮雲而遠征兮載鵾霓而爲裳望祝融於高丘兮訴重華於瀟湘夫何慕南藩而至止兮探禹穴之攸藏觀波濤於大壑兮超忽慌於錢唐固同音之必和兮亦鳥獸之求羣洵兩美之有合兮羌交手而逡跋告余裹之廹阨兮涕承頤而沾巾霜皚皚而殺屮兮風洌洌而侵膚嘆牙期之傷絕兮悲中道於別離邅涔陽之遠道兮過濁河而氷澌極勞心之慍慍兮將以返吾樵之故居

孫宇台集卷二

仁和孫治宇台著 別號鑒庵

七

七告

自枚乘作七發傅毅張衡崔駰劉楨曹植張協之徒咸倣厥體後之作者踵事增華指不勝屈矣余以其摛辭屬意多不厭心故不暇爲此今因友吳子之病假此以當醫藥恐亦無解於雷同之誚也篇名七告者取忠告之義

吳子吏於和陽慕思中帬煩寃簿領欲賦栗里歸去之辭未得卽遂厥志於是神不內舍營魄潰慴肢體挃獝思慮越渫臥愁不瞑煩憊少食恫兮恍惚綷兮怵惕孫子問之曰子其病矣亦少間乎吾無長桑扁鵲之術澡溉五臟濯易骨髓可以刄眇微言霍子之病娛子之

意子豈欲聞之乎吳子曰善願聞之

孫子曰新城稉稻江南彫梁上風吹之五里聞香摶以爲飯沃胃娛腸五肉八珍更進迭儷甘辛酸鹽因時爲帝伊公執爨易牙調劑山膚芍藥綠葵紫薤析以秋黃之蘓和以丹山之桂於是烹帝甲之龍羹鄭君之黿臛齊王之雞跖爇楚國之熊蹯珍羞該備果實離離洞庭之橘津關之梨楊梅紛於越絕荔支出於東陲縹李寒梅甘烈酸澌蒲桃萍實隨意所須廼有竹葉桑落十旬九醞沸如秋星之羅皎似金波之映伯昏忘其朝酲徐公于焉中聖淳于一石不返玄石于日不醒此亦膳醴之最絕也子亦有樂於此乎吳子曰僕餘齒僅二食不能兼膳而又焉知其宅

孫子曰亦將有陳宮艷質趙氏苕華吳臺殊麗楚國婬媧視閭胥而無色比毛嬙而增姱王者悅其傾城才人甘爲情死修短合度穠纖應矩盈盈兮如榑桑之朝耀澹澹兮如光風之轉蕙閒情勿克思如流波盛年處室傷如之何若其掛玉釵於楚臣之冠贈明璫於漢南之佩步珊珊兮其來前情眷眷兮其若北疑神疑帝形難爲對即而求之都應圖畫靜嫕燕婉婍娓芬芳曼目遺聯騰波無方微言約禮孰者可當絙幽室兮洞房蘭膏爇兮明鐙張魂愉迭兮心倘佯弛鉛華兮俛薄裝親玉體兮木難樂此夕兮難量此亦佳麗之至極也子能起而御之乎吳子曰僕行年五十老冉冉其將至而又焉思夫女色

孫子曰子未聞夫靡麗之聲幽眇之音洞精駴耳悽脾傷心若使子野撫危柱磬襄擊哀石田連操高張重丘吹悲篴涓子寫濮上之調秦青吐激楚之吻能使瓦木震變飛霰漂射熊羆哀號天地岝咢至於反宮下徵流商淸角張女哀彈蔡妃五曲鵾雞雉飛離鴻別鵠莫

不鬱醊䆁譆慘悽憯薄風駭猋厲錯揉摵剟迺若改絃易調弭節氤氳鼓唐堯之雅昶襲虞氏之南薰撇迴風之淥浞遵逸響於雲門五降不殫七音遞臻穆溫柔以弘懌嘉衆葩以耀春悅心志披幽襟魚游戲於荇藻鳥關關其在林又何羨於騩山之餘吭而泰容之高吟此亦音樂之至變也子能强起聆之乎吳子曰新聲惡鄭雅樂恐臥僕病未能也

孫子曰吾將與子攜手汗漫之遊悽遲廣莫之野陽阿睎髮閬風泄馬近則仙都天目赤城雁宕蘭風三石紫溪百丈遠則峨眉赤甲華容仙掌揖天孫於日觀之峯望祝融於九疑之上周王積書之府黃帝崆峒之仗莫不搴蘿捫葛遊目佇想若其駕木蘭之舟椓芙蓉之枻下竹箭於龍門望涔陽兮極浦使范蠡兮操舟命仲御兮爲水嬉於是超三山而絕咸池戲海若而舞馮夷若此者枚叔之所觀嘆子長之所逞奇少文之所臥想謝客之所趑趄此亦遠遊之至娛也吾子以爲何如吳子曰誠得如此從子而往耳然僕病尚未能也

於是孫子遂進曰夫衆言玅論爲能芟結釋軫百家異術足以洞目聳聽今將命諸子以齊鳴輯多能以證聖則有鄒衍陳瀛海東方朔序十洲郭舍人相與爲隱優孟相與爲優犀首樗里之辨給留侯曲逆之運籌又使莊生說劒詹何掄釣稽康隱鍛漁父鼓棹賈長沙流涕痛哭淳于髡仰天大笑他如郈氏鬬雞卞莊刺虎庖丁解牛非子調馬荀息累碁吾丘壽王格五養叔楊葉爲射列子秋駕教御至如陳思王傅粉拍袒跳丸劒舞張司空說未央千門萬戶黃車使者爲小說八公賓客變易水火蔡邕馬融之譚經劉向父子之述古司馬遷主文章楊雄爲纂組顧長康曹不興之畫師宓官梁孟凰之書宋玉相如之賦都尉屬國之詩莫不波屬雲委競進左右森若藍田珠

壑蔚若鄧林雲藪縱橫布濩其樂無有可以卻病而勿藥延年而益壽吳子曰樂則樂矣其如玩物喪志何僕尚舍旃未願也

孫子曰未也請爲吾子黜野馬之遊譚去芻狗之勦說荀得意而忘象尚微言之獨絕仰企思於太上泝柱下之猶龍子有故于玄牝道孰尚於洪濛毋滑而魂彼將自然毋縈而思象帝之先笑劉徹之淫殺嘆淮南之妄大軼埃壒而上征齊大道於無外朝屯暮蒙魏氏參同黃庭金闕泥丸上宮於以役羨門而厮桂父友王喬而侶赤松若乃青鳶竪義白馬橫經演不二之微旨拈微笑於王城馬鳴龍樹得其髓曇摩羅什析其精知珠四照意絮都忘駕三車於廣術返窮子於玄囊或以多聞第一或以直指明禪或以止觀示義或以修證無前要皆絕根塵於八倒泯空有于三幡此眞性命之至要又何筌蹄之可言於是吳子倘怳自失憮然有間曰旨哉言乎吾其從事於斯乎

孫子曰唯唯否否此二氏之學比於聖賢猶棘耀之於陽烏似秋蟲之於雲門又焉足道乎夫羲昊演圖易學肇典典誥命誓書策用登四始五際齊魯紛葩一十二公闡明三家五禮六樂民用有嘉論語記言聖教番番至於孝經之極天蟠地爾雅之博物辨訛嗟難得而覼縷皆學者所以婆娑若夫放勳有一中之傳重華有危微之咨姒去矜而克伐湯顧命而日躋文以小心翼翼周以多才致思孔集大成至德如天思戒懼於未發孟養氣於浩然學者苟體備而用弘亦何往之勿肩仁以克己知以析幾誠本天而自無妄敬主一而爲德輿信與人以無失義自內以咸宜體萬有之皆備妙絕德之巃嵸此朱陸無所致其異同而濂洛以爲伯仲也於是黜文中誚太玄明正學啓後賢先聖引以入室諸儒粲列眉而披顏美矣茂矣體悉究矣

浩矣淵矣詣德全矣吳子忻然而笑曰前子所言飲食聲色之靡遊觀之樂徒以娛心志喪矩矱至百家二氏又懼其隣於行怪而恐先民之見噬若所稱六籍指歸聖賢大道則如飫太牢而吐藜嗅披太陽而忘突窕也僕今得見教病有瘳矣於是渙然汗出疾去如故

文

詛秦文

秦所忌獨楚故有詛楚文三見於後世其一告巫咸其一告大久湫其一告亞駝皆同辭也以秦穆十八世考之當爲秦惠文君與楚懷王同時無疑然史記世家懷王名槐而年表又作魏廼所稱熊相得非相訛爲槐槐又轉爲魏耶夫秦爲不道既已詛楚誑之以商於之地劫之以武關之盟使懷王客死而不返秦之毒至矣乃秦詛楚而楚無詛秦者何也襄王爲太子質於秦殺其大夫以啓其釁而又致其父于死地自當枕戈荷薪有死無二而襄王固禽獸之不若也七年迎婦于秦十四年與秦會于宛結和親明年與秦共伐齊又明年與秦好會于鄢其秋與秦又會于穰則詩與春秋之所刺魯莊殆有甚焉故楚人射鳥者之告襄王曰以匹夫有慁尚有報萬乘百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囚臣竊爲大王勿取也信哉襄王固禽獸之不若也其視虎狼之秦若天帝鬼神又何敢諭言詛之哉巍然襄王不父其父而楚人實憐其君當懷王之喪歸于楚也楚人如悲親戚而慁秦入于骨髓故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由斯以言楚父老子弟必有詛秦者矣亦必有代其君以詛秦者矣見楚人善巫漢之時尚有荊巫左徒之九

歌國殤皆鬼神事也當其時門闌閭左之衆既不能刻石以傳於後而又無宋玉景差之文章則其泯滅于當時而無聞于後世亦有以耳余故特著詛秦文一篇以雪楚人之怨于千載之下且使知巫咸大神之在上帝不聽其不衷之訴而降割于始皇二世者如此之烈也于是後之好行無禮瀆鬼神而屢盟詛者亦因以見巫咸焉

有楚父老子弟喪服禳絰搏顙拊胸親即不顯大神巫咸㠯匡秦王嬴劓之多辠昔徭先君成王及秦先君穆公戮力同心兩邦礱奎絆㠯敔敺袗㠯齊盟曰枼萬子孫母相爲不利親即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秦王嬴劓父子康回無遁變輸盟誓蔑死徭君寡徭嗣主賊臣張儀詐㠯商於地絕親戚之好丹陽斬將藍田覆軍武關之約使人僞爲王而留徭君展轉咸陽發病㠯死寘諸櫝棺之中歸喪未久又使徭君不有其先王而迎爾嬴女和親于宛好會于鄢使徭君背親事仇職秦之由往者天誘其衷王駟賈喪其子蕩舉鼎絕臏而死今嬴劓不悛厥心貪亂嗜凶內之劓太后淫義渠之君而有其二子穰侯華陽四貴割榮于朝外之劓冒昧貪地欺凌三晉之君划伐山東之國㠯寡人之妻孤人之子今又姧背穆公之盟誓豎子白起帥徧師㠯燒先王之夷陵以要徭巫黔中之地使徭蹙焉不得逞志保于陳國無以自救劓秦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巫咸之靈㠯亡徭社稷而滅徭百牧也用是布告于不顯大神巫咸亦應孚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德賜聲秎秦師而庇徭下國殽數秦王劓之大辠㠯盟大巫咸之威神

誚馬吊文

江南人以帋牌爲戲有曰馬吊三十年來人士競爲之流極

相趨無貴賤大小咸從事於此失德喪業莫此爲甚雖陶龍驤所爲牧豬奴戲殆有甚焉何士大夫恬然不以爲怪哉作

誚馬吊文

唯天生人有德有義五行之秀百行之備業有五民等有十位后王君公至於百吏各有典司胡不相畏末世惛怓腥聞上帝肆爲優俳競作百戲解環藏鈎彈棊握塑壺驍投朱格五蹴踘盧雉梟散樗蒲一擲爲黑爲白枯棋三百江左餘風殃禍滅烈有識所羞著之典冊未若馬吊尤爲不道悉索貫錢本原劇盜科條百端妄立名號猥襍盤汚所貴淫狡執筭數籌交錯繚繞以詐爲媒以貪爲突解居四五何有禮教父子夷蹲兄弟矜踔惡言醜厲亦罔知覺俾晝作夜無老與少僮男不停婦爨欲稿鬼怒人怨反用爲笑以此爲俗縉紳所耻尤而效之罪於胡底君子正業詩書典禮爰及琴瑟至于胡簋圭箕孤環何有不理武夫治兵呂尚吳起橋箭累弦砥劍鍛鎧農服鎛趙穮稼糜芑商販百貨陳椽賈市靡人不典靡有荒怠是孽之作舉國若狂王謝之門顧陸之堂能解此者携手揚揚至于婦女亦罔不臧休其蠶織何有烝嘗委巷小人相聚一方呼朋引類作奸爲殃自昔先民愼微審端蟻垤決河野火燎原披髮祭野辛有先言晉世作達卞壼憂焉而況此戲百爲背戾殘賊仁義其害匪細書契以來未有此厲隨珠彈雀喪此寶貴用作此文以告明智凡百秉心宜爲信誓

誓海文 代

旃蒙之六月日海水怒立崩崖齧版浸及城郭知海寧縣事某乃齋戒誓于神曰嗚呼下吏不德以涖茲土也藉神之威靈奉宣王化幹止民居爰及三載竭爾心膂腎腸不敢怠于職事迺者遭神儃怒颶風大作民用不康怒甚三川之鬬浸及晉陽之板民人老幼懼無所

遷匿而奔控下吏嗚呼此皆某爲治無狀以至于此念欲捍禦之則司農告匱石囤木櫃之費無所取給況嬴者寧也樓船下瀨日過浙右負轜運銃之不暇而又安能爲精衛木石之役某聞之昔有王尊委身全堤某其敢有愛也今敢白于爾神其或念某之政無苞苴治猶潔白幸安瀾息怒以無暴殄爾百姓其或以某不能悔禍政事不修一日不退至于再至于三則願委身大壑飽食蛟龍而爲此一方民請命惟大神裁之

孫宇台集卷三

仁和孫治宇台著　別號鑒庵

書

擬東方朔與公孫弘借車書

公孫君侯足下君侯踊起布衣至宰相封侯甚顯節也乃能開東閣延天下之英俊惟恐不及可謂有周公之風矣朔行能無似嘗爲郎與枚皐郭舍人爲伍詼啁萬乘之前豈能及君侯哉然竊有請于左右者朔嘗苦饑不敢聞于君侯以君侯日食一肉脫粟米飯餘奉賓客不給又安能及朔朔所大患每出無車行步偶旅周遭三輔往來章臺街人有見者必曰此東方先生也而蹇蹇然徒步將丞相不能以車奉賢者耶朔自入侍以來與嚴助朱買臣董仲舒司馬遷主父偃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前後進用然此諸人或爲郡國守相或挽二

千石即或奉使方外乘朱輪倚鹿較方軨並驚洋洋意得而朔雖不肖一出金馬門便結股脚連脽尻困躓不前一何儜也朔嘗喜子路之言敝車無憾故願效之于君侯君侯何惜一乘傳不使朔得憑軾而行哉于是人復有見者必曰此車中人身長九尺餘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必東方先生也吾聞東方先生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安能治車東方先生無車殆必借之于丞相所則丞相休矣故敢布腹心于君侯惟君侯念之

與應嗣寅論易書

足下所著易書披陳奥義廓開理域當是田何以來所未有獨至以一爲太極蒙竊惑焉夫物生而後有滋滋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若以一爲奇一者象也象可得爲極耶若以一爲數一者數也數可得爲極耶大傳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是故天

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雌雄獸有牝牡廢一不可今以奇爲極則偶非極耶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吾安見奇之可爲太極也蓋奇偶者太極所生是爲兩儀儀者象也因而爲四象亦象也演之爲八卦亦象也重之爲六十四卦亦象也引伸之至於四千九十六卦亦象也象者象夫太極也謂莫非太極則可也而舉其一焉謂之太極則不可也數始于一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不得謂一爲太極而五數皆可廢也是故以律言之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初六吕之首陰之變也不得謂有黄鍾而無大吕也推之于度分寸尺丈引謂之五度度皆分之所積然不得謂分爲太極也推之于量龠合升斗斛謂之五量量皆龠之所積然不得謂龠爲太極也推之于權銖兩斤鈞石謂之五權權皆銖之所積然不得謂銖爲太極也今何獨于一而謂之太極哉或以爲太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虛其一是爲太極也僕以爲不然周人之爲尸也取其小臣弱孫而以爲祖奏以鼓鍾樂以皇夏謂之爲祖可也而卽謂之祖不可也耆之虛一正周人爲尸之說也願足下深思夫子形上之理參以周子無極之說必以愚言爲有當也故敢詳布之

與張卿子論易書

卿子先生足下側聞先生有意商瞿之學陋劣章句開闢荆榛甚善甚善乃仰聆教旨謂易道尚柔僕不敢以爲然也夫言易道尚柔者此魏晉以來老易並稱何王緒論豈儒者所宜有哉且易安得與老並稱也夫三易肇興實經四聖囊括天地并包萬象而老氏五千不過勢柔善下開形名之原而啟押闔之論與易豈止河漢而先生乃以陰爲聖人柔爲至極此毋乃揚波于柱下操刃于周孔耶夫陰陽合德奇偶並峙觀象極數理難偏廢而聖人垂世制訓嘗以陽爲君

子陰爲小人履霜夫寬卽鹿田狐種種醜辭都歸陰晝此所以明消化之理而立萬世之防故董氏亦曰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夫豈詭辭而奪理哉今推先生之旨必將喜否而惡泰賤乾而貴坤必將使天長陰霾世盡婦寺心本著陰賊國中偏賈豎而後爲可也此實悖矣夫先生非樂有此也然推其流極不至于此不止先生又曰凡卦上爻皆臻至上此又非也夫陽上或有嘉德陰上豈必美辭若如所云則是屯之泣血遠過盤桓困之葛藟賢于赤紱比曰无首不爲後夫致凶夬曰无號豈得揚庭問罪凡厥繇辭摠難悉數僕固以爲不可之大者僕少厭聞章句以爲俗師蔑裂聖人之旨然先生用心比于蹊田奪牛更爲已甚何則章句之罪小而先生著論殆于異端恐聖人復起必有蔽罪于先生者當不止章句陋學近有浮屠放言高論數乾十罪僕痛之恨之得非襲先生之餘論耶僕末學膚受伏

蒙不棄獲交于先生最深故敢獻其私心惟先生悔其所作幸甚幸甚

焚致地下與元亮書

元亮足下僕聞朋友之死有宿草而不哭吾哀足下之死而不能不哭也足下未死之三日向予撫心而啼屬師母拜予以子棁托曰此子才與不才以先子之靈幸唯教之余曰不敢忘已而足下死視含斂舉殯之事予皆親爲之當是時余已受洪生起蛟之成言館于其家起蛟不願而子之附也余告之曰能如吾言而使聞氏之子來學則可不然雖千金不與易矣起蛟惟命然後予攜而子而至洪之室也予初授以句讀日令作一開講學三月未有顯露余憂之矣未幾而子與從游者之不善於洪也余遷館王氏王氏二子久從余學者也其長曰遵性馴謹能讀書余曰庶幾使而子知所觀法矣然館與爾家近而子在館三日輒思歸歸不五日十日不至館每而子之晨夕如逐寇追逋舍頭廬兒相望于路以此爲常嗟乎予爲人師以來未有如是之苦者也易歲首月三日余視師母於寢室因約之曰孫起也者忽忽如去歲予不可教之矣師母拜余亦拜母曰所不如子之約者有如日余因挈之於褚里荀息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于其言余惟時其節告之余惟時其督責之竭吾之心敝吾之舌吾無辭爲之起足下于九原之下吾以爲無愧焉矣雖然而子學之成與不成人之正與不正若有天焉余又安能知之耶抑惟吾師之盛德與足下之魂魄在天大克相之陰佑啟之庶幾有成今茲二十有八日爲足下之忌使而子歸祭用布告爾唯足下在天之靈庶或鑒余

爲聞元亮子易名再焚致地下書

再啟元亮足下曩者而子名起余以爲同于吾師之嫌名雖古者嫌

名不諱然不可以名子子頷余之言命予易之予亦未之敢也今足下死已一周矣不可不爲而子易名爲而子易名不可不告爾竊惟吾師一代絕學惠外秀中巨區貞父于此三焉不可以莫之傳也足下年少負才有大志不克而卒不可以莫之繼也其在後之人不絕一綫其一綫之間猶若上懸泰山之高下墜不測之淵亦危矣哉余故名之曰子毅欲其紹乃祖乃父思有所負荷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孔子曰毅近仁此言毅之道于人至切也越惟爾之家凡百艱巨皆萃于而子非毅曷可哉字之曰孝若爲人子者不可以不孝若之爲言順也誠使一日之間一舉足不敢忘孝則一舉足爲順矣一出言不敢忘孝則一出言爲順矣推之事無大細俱無敢忘孝則無不順矣夫所爲毅者强于理而不强于欲之謂理無不順毅孰大焉嗟乎而子使其知毅之說可使委靡之習起知若之說可使强忿之氣消顧子之義可使亡父亡母時在于心盡孝之道可使臨深履薄不懈于志守此四言其亦庶乎其可哉余以此告于爾叔爾弟因焚致于爾之靈用俾而子終身其識之

與閩中游而馭書

客有提無且藥囊過余者視其便面則游子之詩也余把讀再三不忍釋手語客謂游子非恒人若見游先生當爲道余所以企慕者一日客攜游子詩一編且以正平之刺來余欣然齋沐而讀之大抵以孟浩之澹宕寫阮藉之牢愁每吟一語使人留連於乎夫豈止五言長城哉且迹其夢弟贈友諸篇眞至性人也是固余之所願交而不得者也嗟乎夫余與游子皆無意而得之於客此非有宿世之好平生之親不如此矣獨怪游子足迹半天下所識英豪不止數百輩而獨傾心于余顧余何以當游子哉廼余恨得游子晚使予蚤知游子

即千里之遥山河之間猶當行縢重繭而求之而金閒咫尺不得把臂躊躇班荆相與語客爲我語游子何時虎丘片地以定千秋之好想亦有同心者耶

與仁菴書

仁菴即秀初削髮三載還自江北爰有此寄

比歲以來踪跡各異師與夢破高蹈空門治輩數人淹留下里形殊白黑迹有聖凡相去之遠豈徒天壤累聞師道闡玄風慧同照日東陵尊者南嶽高僧方之于今無有或二治雖駑鈍能不望雲門而翹首瞻鹿苑而欣心哉近知移杖還山即欲靦面以求教旨入殊謝客致外溽陽之會願切徐陵實同智者之書惟冀惠揚仁風祛我鄙吝耳又以師江北之行掛帆在邇恐會晤不及先此布懷書不能悉我勞如何

與沈甸華書

世事紛挐此不足說獨是士君子以名教爲已任潘詞艷曲比比皆然此豈可令昔賢見耶又其甚者閨閣中自有禮則無端褻越之辭鬮麗爭妍連軸麏載其可以爲訓乎雖才如誦椒辭同賦柳尤無取焉至于丈夫矜誇婦作兄弟艷稱姊妹文人盛述母製非彤管之女誡等比里之宣淫波靡相扇不至流爲桑濮不止吾每見此等不覺張目短氣想在吾兄亦有同情禮義于櫬願執鞭以隨後

答徐圖書

覽來書知足下發憤習業欲繼賢父兄之志甚善甚善但所云欲集舊遊子弟雅會湖頭僕不以爲然也當庚辰辛巳之交尊君與余輩偶爾集聚賦詩作文砥礪名行亦何嘗有意標榜若俊顧及厨云爾哉遭時不偶各已星散逝者已同長夜作者比于冥鴻若余輩僅存

二三齒搖髮落身其餘幾不當再譚及此事也足下讀書學古不墜前業是愚所望其他愼無及于耳至足下爲賢夫人求三十序賢夫人善事姑嫜爲足下置側室生子事上慈下綽有風範此自有可傳者政不必效世人設屏幛爲耳目觀瞻足下以爲何如足下有意爲人家文字觀諸集中有爲壽言者否僕嘗爲此等欲焚棄筆硯知足下諒我于形迹之外

孫宇台集卷四

仁和孫治宇台著

序

詩記序

詩記者鹽官張元岵先生之所爲作也先生爲世大儒熹宗辛酉舉于鄉屢上春官不第遭時變革遂閉戶却掃絕迹人事蓋其志節德行在管幼安邴根矩之間矣顧其生平經史淹貫著述斐然獨念易爲憂患之書窮年精思榻爲之穿而筆爲之喙黜九師而翼三聖集諸儒之大成發中古之幽蘊殆商瞿以來未有之書至於四詩則尤斌斌焉大抵以序爲據以爲子夏親見聖人異于後之耳食者囊括註疏以來及于有明一代不敢尋一先生之語卽紫陽義有未洽亦必確有證據不敢苟爲雷同古今得失之林歷代治亂之故忠臣孝

子良友貞婦與夫山川原隰禽魚草木莫不原原本本曉暢意旨不誇多識不矜異聞有一言之裨于道者未之或遺也此眞可謂明河之在天而珠囊之照地又奚疑焉嗟夫四家之詩唯毛詩爲後之明君祭相寶貴是書立于學官而役弟子者亦必是書也嗟乎先生之行潔先生之心苦以謝皐羽鄭所南之蘊義而發揮于經術豈其有司馬名山之念桓譚必傳之語哉而書之不可廢者自在也余獲交于先生約二十年嘗至齋中見其披吟不絕于口朱墨不絕于手吾未見有好學如先生者先生歿後余閱其遺編自左史以下至于宋元明無不刪述成一家言流覽玩讀未嘗不爲流涕其孫詡受業于余者會刻先生詩記因弁數言于簡端於乎即先生此書亦可以不朽矣

序朱氏樂府廣序

自魯兩生言禮樂必百年而後興而司馬遷班固之徒所述書志亦或缺焉不備者何也大漢以後迄于有明何代無詩何代無樂然而不可以語于先王之典者此六義不明而音樂悖弛也何以明其然也漢高祖命唐山夫人制安世樂安世本房中曲也而臚于郊祀東漢大予合雅頌爲一部魏晉以下抑又難言嗚呼欲求雅頌之得所以正樂豈易言耶予友止谿先生理賾探幽窮玄極微其在聖門則子夏氏之斌斌者也求刪後之詩以定刪後之樂州次部居不爽黍若相和之爲風也橫吹之爲雅也郊祀之爲頌也亦既釐然無所淆惑矣而又及于雜曲琴歌皆以次就班於乎其亦勤也矣夫魏武得杜夔止得伐檀四章而止谿于樂府諸篇辨其爲興爲比爲賦作者之意若星陳雲布于一篇之中無不可絃歌之以協律其功眞不

在子夏下矣自郭茂倩以下左克明樂府梅氏樂苑吳競樂錄郤昂解題衆作者之所稱說有裨于依永和聲不淺然未若此書之爲大成也有聖人起相與釐定樂章審七音而定九變比倫于韶咸夏濩則先生渠止與鄒于樂司馬相如荀勗王粲比烈乎後有君子好學深思心知其義當亦有觀止之嘆也哉

序朱氏樂府廣序

詩與樂相爲表裏者也六義存則詩存六義亡則詩亡詩存則樂存詩亡則樂亡詩之有關于樂如此今人不知有詩而漫言樂如無舟楫而渡江河樂於何有顧自我論之孝武立樂府之官卽延年所歌者皆鄭聲也江南多吳楚之音江北多殊俗之奏施及陳隋亡國曰促並俗調也唐之黎園教坊宜春三院雜以龜茲多番部也於乎樂豈易言哉然予觀止豁朱子之廣序而爽然于樂之源流也其以相和三調爲風其以鼓簫橫吹爲雅其以祠廟郊祀爲頌亦斷無可議者而就其中差別之曰興曰比曰賦本原于忠臣孝子之心發明于保治扶危之旨良友貞婦羈人逸士所謂寓意深遠者無不呼之欲出此眞刪後之素臣齊魯韓毛四家皆未之有也然則有止豁之書漢興以來至于唐皆可以明詩皆可以明樂所謂自鄒以下無譏者無有矣夫制氏習鏗鏘而不知其義者也今茲所序則大義著矣源乾曜之爲三和柳子厚之爲十二雅未必盡合音節也今茲所序皆可絃歌以協律則音節備矣余故曰六義存則詩存詩存則樂存後之君子覽是編者亦可無詩樂淪亡之感也夫

左氏論序

自信陵公子善用兵諸客以兵法見者公子皆名之其後秦漢之言兵者甚衆至班固葴文志所載已八十一家矣然余觀古今之善論

兵者則莫有如左氏者也後之人莫不神明其意一日五變出奇無窮亦豈有能外于左氏所紀哉魏子冰叔江右之賢人也隱于金精山者十五年未嘗窺園而成敗勝負之迹熟悉于中若燭照數計故其所言皆若可起而見諸行者然而冰叔天下之隱君子也其不欲有爲于世也久矣夫其不欲有爲于世乃其言之所以爲不可及也與夫天下之病在于好高而魏子耑于切實天下之病在于泥古而魏子務于合變此二者足以盡兵家之大較矣假令世有以兵法與魏子談者魏子必有以名之當不下於信陵也今其論具在秦漢以來之八十一家尚可焚書而儛而何況于後之爲兵法者

唐詩類選序

天下如是其賾也而易之言曰類族辨物天下無不可以類相從者何獨于文而疑之班生之志藝文也自儒家以至縱橫者流亦各以其類而序之劉歆荀勗由此而益盛詩之有類也未之見也梁統之爲文選其於詩也則有祖餞行旅郊廟軍戎贈答哀傷之分其昉此矣然梁以後未之見也詩莫盛於三唐三唐詩有類者乎曰前此矣前此有備者乎曰未之見也前此有精者乎曰未之見也研道先生儒流之宗師詩學之大成也嘗以自公之暇取三唐詩而類之而刪之去其繁蕪集其菁英備莫備于此矣精莫精于此矣抑吾聞之詩與樂未有分焉者也仲尼所謂雅頌得所然後樂正是也唐詩之可入樂者清平側三調如伊州等曲而已他不聞其入樂也雖然唐詩而不入樂也唐詩而入樂也豈可謂得所也哉夫大予之樂不可以入雅頌短簫之樂不可以入黃門何則由類之非其類也然則先生之有此選也所以釐正雅章定一代之樂者殆將權輿于此乎

滄溟詩選序

魏文典論稱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余以爲非也夫一人之作備有利病一篇之內具見瑕瑜若必避季緒之詆訶因循衆喙統無區別是豈可爲立教之首哉故明鏡誠懸不可欺以研媸玉衡在握不可爽以銖兩此陳子徜倩評詩遺書實古今詩家之龜鑑也有明作者前稱北地爲首後以歷下爲宗人尊所見家秉一編摠無解於雷同而有譏于大雅徜倩天才卓發學力深湛肆力於詩者三十有餘稔間以暇日取李何王李諸家一一辨定衆所曹好有醜者必摘衆所曹惡有美者必揚辨味於淄澠之間衡相於滅沒之外考部辨體析微論宗開千古生面起九原以厭心此非余之私言矣其兄仲子先取滄溟一編行世夫滄溟衆製自有可觀但以才媿若人不能標其疵陋今觀其易字以成篇篇無重滯刪句以就意意有貫穿詞則黜其形似調必詣其自然凡所論列具載篇內固無假于辭費唯是膾炙一時獨步千載山中桂樹江上梅花秋色瓠子之篇落日盧龍之句衆著者以爲標準嚮慕者以爲美譚一屬引繩便同撥霧其樂府之佳者不過胡寬營豐劣者已同烏孫造屋移甲就乙截鳧續鶴實可嗍笑斯爲篤論五徘七絕壓倒羣輩衆體稱尊于鱗亦不意其所至而平情而論實無間然此其可得而概者也夫自昔詩人不能無病平原有直致之誚康樂有蕪累之譏光祿以錯彩鏤金爲病宣城以玉石不分共憾豈有曰某某之爲上駟而無中下某某之爲全璧而無纇累哉然則有徜倩之評而于鱗可以相笑於地下也其爲匠人之斲不既多乎嗟乎上官婦人徒有軒輊記室庸流妄爲題目徜倩詩人之冠冕文苑之淵海即以此書單行亦足不朽余故得揚榷而言之

胡彥遠遺集序

胡子彥遠負雋才有天下高名而於禪學尤致死力故諸方多以楊大年張無盡相目也平生以公輔自期年四十九不得志而歿痛哉彥遠遂不得竟其所施耶當彥遠未死之先余方抱沉痼之疾彥遠數過我相慰勞而不意彥遠溘焉而余尤得生也彥遠已歿佛日山公收其所遺詩文屬鹽官陸子辛齋山陽丘子季貞裒輯評訂彙成若干卷孫子手遺集而序之曰嗟乎以彥遠之才而止此耶惜也弟令彥遠乘少壯時蚤自建立已有三十年馳騁功名伏龍鳳雛事未可知而遭時顛躓冉冉歲時以至於此命也如何即不然而衣食裁足用泥水自蔽窮年著書以殁世亦可與左史並驅爭先而爲饑所驅乞食四方卒不得殫精著作之林惜也其止此也然就彥遠所至而觀之其古文辭能自傑出班然可觀詩尤清昌勁絶不苟命筆有阮嗣宗陳子昂之遺其傳於後亦無疑也嗟乎彥遠其亦未爲不遇耶生而有名公卿推轂唯後天下賢士誦義無窮歿而有死友刻其文以不朽於後其亦未爲不遇耶獨余離索窮愁感念平生交親大半已爲異物即如先彥遠而死者夢破仁巷後彥遠而死者魏美道信人生幾何其能數傷鄰篋而屢悲宿草耶春日同其尊人靜巷先生過山公蘭若彥遠尺五之墳在其左憶舊遊覽其遺集慘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遂援筆以爲之序

張天生集序

先生茫茫然丈人行折節以與余交若盛憲之於孔融孔融之于禰衡也余何幸得當於先生哉先生當萬曆年即已有盛名爲海內大儒與江右陳大士宣州吳次尾吳郡楊維斗子常張受先天如山左蘿石宋澄巒諸先生雁行矣而吾杭則接踵聞巖而與陸吉水齊名故先生於今日寔爲宿儒也始先生爲諸生其時制藝亦極不振

耳或浸淫佛老之辭間及委巷之語小儒守咕嗶以鳴得意惡覩所
爲聖賢精蘊哉自先生與諸先生起而廓清之而後舉於禮部者始
知有孟軻韓愈之文章故當其時丕然變興者先生之功也嗟乎先
生工爲文而不得一第爲布衣以終老以昔賢論之必有慷慨牢愁
不可一世而遭時變革先生守志愈堅有故人在當途折簡名之先
生拂衣而起終已不顧在漢爲兩龔在晉爲栗里在宋爲謝皐羽胡
餘學豈爲阿所好哉夫士君子之不得志也或放浪山水間或沉溺
醉鄉而先生於著述之外無他事焉家富數萬卷每日束書寸餘丹
黃之至丙夜不休於乎先生之於學豈世之所及哉先生生平爲文
甚富近今所著多發憤於忠孝節烈之事大抵綜述賢士大夫行事
網羅遺失以爲實錄曰使後人知之不爲流俗所惑是則余之志也
其文有直質而無骫骳俳優之辭方其得意則韓歐振踔不前矣余
故因先生之文而并述其生平使儒林文苑之間知有天生張先生
其人者

張卿子詩序

先生其嚴君平鄭子眞之流與然嚴鄭道德高妙而至于博覽洽聞
則恐不如王子淵楊子雲遠甚若先生則不然其爲人也優柔深厚
而古今之內行莫全焉乃其學問無所不有而所著又等身矣余嘗
爲近世有嚴鄭之德而又有淵雲之才者莫先生若也先生詩學漢
魏六朝無不入妙而近則湛深于少陵然非句櫛字比者所及也子
美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其先生與余生平服膺先生殆過古人止與
先生論易微有不合其他則皆吾之師也先生所刻詩有四種余恐
後之君子有不知先生者將無以德掩其才故爲言其大概如此

徐世臣集序

逸亭山人集凡十種其言佛者四其言易者一其言方伎者一其爲詩各体者一其爲序傳誌銘散文者有二其爲家誡者一孫子讀是書喟然而嘆曰嗚呼古未有是也夫古之樂者出於一非詩書禮樂之文不上于口非仁義道德之言不被于躬秦漢以來儒分爲九墨流爲四百氏並起各自名家若司馬談班固劉向之所論列者班班可攷也士負恢桀之才非嘗之質卒安得守一先生之言以自老哉雖然鹽醯辛酸期於濟其味柷敔笙匏期於平其聲苟有裨於性命之指即聖賢復起不以廢矣彼浮屠者絕世務棄塵俗而窮極於精微之域者也逸亭蚤已入道滄桑以來益證無上至於今日非復殆庶宜其有味乎言之也若其他文或纍纍如貫珠或洋洋若流水詩歌則如庾鮑淸言則比莊惠眞一時之絕也要而論之其有當於性命之指而無悖於聖賢斯其傑出於諸子者與余與逸亭少小同爲文章而余四十無聞間與逸亭同學佛於愚菴而余茫乎不窺其津涯亦嘗治方書而于潔古越人之論若面墻也兒子孩稚又未及所爲規誨者故余於逸亭不可爲道里者如此然而余之序之且得以論列之也何居比之入海求蓬萊者雖不能至望見之焉

陳際叔文集序

己未春程子駿發以其師際叔陳先生之命賫文集數百篇屬余裁定念與際叔締交四十三年矣自虎臣甸華諸君子歿後感愴生平之好存者幾何後世誰相知論吾輩文者因囊其書至西山精舍閱七日而畢登其賦若干篇論若干篇序若干篇誌銘傳誄若干篇曰盛矣乎蔑以加矣吾觀古之作者如兩司馬揚雄班固之流各以其所長自傳于後而考其生平率多訾議者何哉至若晉世潘陸唐世劉柳又無論矣甚矣文人之難也際叔秉箕山之操滄桑以來始終

一致不肯爲兩翼二唐通隱其卓絶如此若卽以其文而論固有可
得而言者提若龍門之竹箭潔若凉氷之積雪勇力若巨靈之擘二
華神變若河伯之騰九河議必本于經術語必要于秦漢殆斌斌乎至如
萬象貫穿古今而不可一世也要而論之其于秦漢而有其神明中有爲昌黎爲盧陵或
檀弓公穀等書亦皆盡入鑪鞴而有其神明中有爲昌黎爲盧陵或
溢出于魏晉六朝無不工妙此其全集之大槩也語曰無本不立無
文不行若以其文而考其所行其爲大雅卓爾以致必傳于後亦無
疑也有明一代若瑯邪綜博而微傷龐襍歷下規摹先秦而不能自
出機杼其後雲間大樽欲度諸公之前然錯綜變化未盡也嗟乎以
視際叔何如哉余少與際叔讀書南北山中卽肆志古文辭今其班
班成家頡頏古作者如此余于論定之下益不免有夸父逐日之嘆
也夫

昔人謂文學吏治苦不能兼長僕不謂然卽如陸士雲之于淩儀潛
安仁之於河陽前史皆以爲美談其他唐人若韋臼劉柳之徒治行
卓然雖古稱循吏罔有過焉可得謂文學吏治之不能兼與僕友吳
子錦雯倜儻懷獨行之概其著述斐然成一家言天下知與不知見
其片言隻字無不以爲吳子之能文章也庸渠知其吏治有遠過古
人耶錦雯之于仕宦非其好也然一理姑蘇清名絶迹再理瑞溪平
反寃獄殲除凶惡槩魁有耳目所不經見者廼者以部檄過和陽因
投劾不及勉强從官然未及三月而政大治邑之人無不踴躍歌呼
相與樹竿揚旌于前曰此眞吾父母也耶父老數十輩扶杖揚麾而
言曰三百年來無此官矣嗟乎此余所得于親見者乃所爲故人嘆
美也同人之言曰或出或處其利斷金僕從田野舊矣錦雯之與我

來也謂我曰昔文舉入冶城伯玉往僧達子何病焉僕平生切膚于
乳虎碁鷹之苛政今廼于我友而見名父杜母也其爲喜何如耶錦
雯詩追唐大曆于明當頡頏北地信陽他如吳梁宗徐之倫不屑也
古文辭喜宏博絶麗令廼悔少作更爲遒健以方柳之潔軼韓之勁
焉此亦非僕之私言也錦雯向屬僕序久宿此責今特題此于簡端
以告二三兄弟且以示後之人

毛馳黃集序

毛子馳黃刻其集成屬余序之余讀之卒業喟然嘆輿曰毛子其不
朽矣乎夫文以載道道以寓神有是二者斯爲不朽毛子其有之矣
有明之興作者間起自北地以至雲間十數鉅公總有諸體并包前
人然其中或離或合或出或入吾非好爲相軽亦可得而指也二十
年來同鄉之爲古文辭者班班成家然而死亡流離亦缺有間先成
者或工力未敵間作者又或以牢愁致乖故四方之所爲傳誦者如
昔人之柟榴漏巵人各一二不獲多見今毛子之集告竣其將用蠶
弧以先登耶雖然毛子於斯歷有年所其書具在豈若世之苟作者
哉大抵毛子之于詩最爲當家而亦有可論者其樂府備體耳五古
掇顏謝之菁藻而近體則頡頏高岑李杜之間其書記則今之絶也
至反覆論詩及辭沂厥元本被服美麗辟諸草木雜蘼芳有其自
然不可廢也經說鏗鏗軼輔嗣之微言輟康成之臆解天壤間不可
有二惜不多作爲詩客難窮源極流吳興之論記室之訾曾何足云
諸序襍著高者極于漢魏次亦伯仲柳州廬陵雖時有齊氣無害其
能外傳家乘其著論也該其爲例也當其史家之雄帥即夫古之作
者如兩司馬不相爲能王褒楊雄劉向董仲舒之屬自爲一家今世
所著覽其篇帙科指紛如求其體要都復雷同正如梟鳴可厭白豕

遺譏望之却步奚暇卒業耶今如毛子之詩有兼體之能而又有耑精之著使天下後世稱毛先生重于九鼎大呂又奚疑哉雖然毛子八歲能爲詩逮三十餘而不遇其窮愁拂鬱有非中材所能堪者固天之有以寵賚毛子而使之富于篇章也毛子好學不倦又有神明若伯牙之琴庖丁之割滅沒沉酣非世之所有所謂文以載道而道以寓神信非毛子不可以語于斯也今其書滿家茲特七錄之一而余爲之序者如此七錄者何一曰毛馳黃集此編是也一曰詩辯坻一曰平遠樓外集一曰古逸詩乘一曰填詞名解一曰南唐拾遺記一曰南曲正韵凡若干卷噫乎毛子于是乎不朽矣

沈去矜詩序

去矜十三能爲詩距今茲之歲益一紀於此矣去矜之於詩猶禦寇之于御養叔之於射葢尚家之學也去矜告我曰余詩凡三變至今日而後知詩之巨麗哉予以爲之言也是其於詩也大利也夫詩者所以上述往古下窮物變窺天地之終始觀人事之得失豈有敢曰我其以閭巷習俗爲是者哉卽喋喋而咕咕詩固奚當也夫窮鄉之擊瓠叩甒自以爲樂及與之鳴蒲牢考鐘鼓而以爲弗寶貴下里之折揚黃荂聞之恐卧及與之聆張女之哀彈覩唐堯之逸響則掩耳而走此其人非大愚必詭者言也夫制辭者必曰爲左氏司馬家言而作詩者比之作賦而遁不爲相如子雲之纂組絶麗者而問道于宅氏幾何其不爲世大笑哉僕不能爲詩固不敢品第諸公之詩其樂府之於漢於魏者其古詩近體之在黃龍以前建安以後者但讀去矜之詩而善之若方丈蓬萊之以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見莫得名狀也若上林平臺之芳草叢薄被山緣谷也若千將莫邪之劒吳鴻扈稽之鈎雖傾城量金珠玉及盈河而莫能盡其寶也美矣觀止矣

僕雖不佞異日請以鈍兵爲足下雁行頓刃足下其許我耶否耶

陳貞倩詩序

古今才士之盛至謝氏極矣然叔源靈運惠連咸不同產又徒以文章菁藻而已其品槩不足言也乃者西陵諸子之詩爲天下啜汁而中間雄覇者莫如三陳子三陳子者皆亡友元倩先生之弟也徇倩學富衆製而才苞羣有如星河之麗天如江漢之被地康侯年少而筆殊健其老氣無敵頡頏少陵矣獨貞倩始未嘗爲詩人亦不知貞倩之能爲詩也然貞倩一爲詩而橫絕一世其蕭踈者如芙蓉露下其慷慨者如廻首長安其幽者如淸光爲君其遠者如春星草堂異哉貞倩之才之不可料也然貞倩少失學長始讀書不數歲卽從兄治軍所籌畫暗與孫吳合能得士卒心每臨敵必身先之當是時諸營徒纍纍如兒戲耳獨貞倩一軍屹不可動轉戰數百至今箭鏃痕尙歷落然也夫人所難者大節耳死者忠貫日月而生者相爲師友艱難辛苦求葬其親而恤其遺孤可不謂至難焉嗟乎時人貴遠賤近使貞倩兄弟生於李唐趙宋之時讀其書尙欲想見其人而余得與之握手定交搜覽簒著千載而下豈不以余爲有餘榮也哉然則今之陳氏非昔之謝氏可比而貞倩之人固劉劭所謂殊尤而貞倩之詩亦鍾嶸所當第一標置此非予之私言也

胡彥遠感懷詩題序

古詩十九首多寓言也嗣宗感懷至七十二首夥矣夫五言之爲濫耳矣子昂太白繼之不又多乎哉其後文人代興作者或無其意或無其遇必牽綴成文備有斯製甚矣其濫也予友胡子彥遠學道著書杜門河渚十五年于此矣所著前後感慨篇什頗多顧獨存二十首亦聊以見志云爾夫嗣宗諸篇或侈談神仙盛稱妖冶知道君子

多無取焉而彥遠則質言之而忠孝之性篤厚之旨慨然自見豈非其近道哉嗟乎胡子大河絶海之間無不驚其人欲庶幾一遇而吳越之人多訕笑之此許伯所以哭世也

陸蠭思詩序

西馬滕者張子祖望之所居也羊角埂者王子仲昭之所居也予出北門必與二人俱而二人則時時在陸子蠭思所陸子居于夾城巷相去二子之居不三里而遥三人之居若鼎足焉然三人者以詩爲業相與倡和踰時不見則裒然成帙矣予以張王二子因識陸子之居因識陸子之詩哆乎哉三子之爲詩也陸子年少于張王而才與頡頏一篇所奏都誦李嶠之句一句所陳已說柳惲之篇以故大江南北客有至者必與蠭思交好盡僑肹之分豈徒然哉然余因有感矣東西馬滕當全盛時皆爲錢唐名勝而西馬滕則叢篁蜜篠尤爲幽絶羊角埂則在石函橋之後佳麗之所萃也至于夾城諸景昔人以爲佳話題詠所奏不減西湖而今竟何如哉吾遍張王二子但見荒蕪鄙野殘溝敗埒而陸子之處亦僅有其名而昔時之景無有一焉撫今思昔其爲感愴何如也雖然昔人有其景而無三人之詩今有三人之詩而無昔時之景造物之難全久矣以今較昔相提而論今不尤愈于昔耶客有談武林舊事者曰子知所爲西馬滕乎曰以視王子子知所爲羊角埂乎曰以視張子子更知所爲花蕚夾城乎曰以陸子當之足矣予因序陸子之詩而及張王二子又因三詩人之居而告世之知有三人與不知有三人者也

林至遠集序

昔歐陽子論文人之難得以爲有唐一代至元和始有韓李之徒出而宋至天聖方有穆修梅聖俞爲古文辭甚矣文人之難得如此余

結髮與諸君子交好西冷作者競起斌斌乎三百年來稱盛事矣及余遠過齊趙近越甌閩涉歷大江南北往往雄辭自命者衆多然未有若西冷諸子之盛嗟乎余豈阿所好哉戊午夏余從温麻歸里及秋則林子玉逵還自江右兩人各相慰勞已林子出其文若干詩若干屬余爲序余讀至竟拊膺太息更復歡動顏色抃手而不止客有謂余曰子讀林子之文而悲喜若是之異者何也余曰然也夫古之才一若楊班崔蔡之徒無不登金門上玉堂或給札東觀或草奏長楊而林子抗懷瑰麗邑鬱蘆中骨肉凌替室廬不完世無伯樂誰爲高鳴屈于梁乎此余之所爲林子悲也雖然林子之文則微獨鳴行頓刃于北地瑯邪之上而且燒棃焚杅于太僕荆川之室其序事也有腐遷才不煩句櫛字枇其草賦也若摛錦繡而奮彎龍其爲詩也陳古諷今張王失其酸辛温李慚其美麗班班乎欲度草堂以前若是者雖欲不稱爲才人之盛事而不得也吾不意當吾世而有才如此吾不意當吾世而爲吾相與贊嘆稱美之而得私有之也此余之所爲懽動顏色抃手而不止也嗟乎以視唐之元和宋之天聖何如哉今林子之集且成其精光足以冠古爍今雖片言隻字亦且必傳於後假令遲之數年知與不知無不家有其書其又以余言爲桓君山也夫

孫宇台集卷五

序

吳門徐電發詩序

仁和孫治宇台著

賢人君子之與山川爲臭味也自昔然矣西湖爲武林名勝地輪蹄所至篇詠滋多固然無足惟而吾若不能無憾于前者何也夫晉之風流逸少爲冠然遠則馳情岷益而近則遺畧康樂于始寧永嘉無不窮討而于襟帶間篇什靡及李供奉夢遊天姥而來駐此亦不過樟亭天竺二三首而已子美亦至吳越不見一篇是將以此爲不及梁宋齊魯同語耶然則非白蘇二賢則此勺水亦不過滅沒于句吳蛟龍之地而已徐子電發天下才也其來錢唐梁使君幕當時勢搶攘之際主賓唱和殆同皮陸而又足跡所至無不成詠兩山之間無

留艮焉美哉其殆補晉唐諸賢之遺憾而要不徒與張楊揭貫諸前輩頡頏長短而已也往余下帷于吳郡自甲至丙三載所得詩不過詠懷古迹數章而徐子在吾地搜奇攬勝動輒成裘因以嘆姑蘇之蹇滯于余而西湖之見榮于徐子固攺亭之大弟子也非偶然矣徐子固攺亭之大弟子也余于攺亭方悲宿草而流覽是編又增師友今昔之感因宋玉以悲正則殆以吳吟爲楚些也

偪陽王德符先生詩序

余觀古人之稱詩者人不數篇篇不數句皆直舒胷臆非有所傍於書史而作也漢魏以來如仲宣灞岸正長朔風卽唐人之人迹板橋江上數峯莫不觸景會心自爲興會而必曰某句出于某某體源於某豈其然哉乃今讀德符王先生詩其興寄所托蓋有出於意象之表者夫非苟焉以作者也先生讀等身之書其爲廣文於珠湖也蓋有蘇湖之風學者誦其教慕義無窮時賦歸田後益縱志於詩其詩言酒者十有八九類參軍酒德之頌先生非任達者而其於酒深有味乎其言之此其沉酣於詩書之固而蟬蛻於名利之場夫固以酒爲寄者耳余讀先生之詩而深有慕於先生之人想先生之人而愈不能已於先生之詩也先生季子仰止氏於散失中裒先生遺集爲一編屬余爲序而余述其大概如此仰止奇士與余善其風烈亦類先生者也

蘭陵惲仲升詩序

說者謂五言至謝客極矣五言卒衰於謝七言至杜老極矣七言卒衰于杜何者其錯綜百出離奇變化盛之所極則衰之所自始斷斷然也明興以來詩體數變而惲先生醞釀眞氣守終純固有直質而無流心去囂漓而歸大雅北地瑯琊之後若挽而之先焉若推而之

樣焉其有關于世運者耶嗟乎黃門大宇之不可以爲周雅也清平三調之不可以爲漢鐃也有先生之詩若覩野服若見先民若元言之有正始若草隸之有金針若萬馬奔放而屹然中立若長河淼沒而來于砥柱吾固以爲先生之不可及也或以爲詩宜從悟入而先生稽天竺之學無異輞川摩詰或以爲詩宜以節見而先生有逸民之操已若栗里淵明故凡所著撰皆不苟作當有明之末而燕然爲正宗豈虛也哉予與先生結契有年樂得其詩而讀之而遂書之以此其子正叔節概有父風而能爲古詩比之儒林若韋氏戴氏大小夏侯氏矣

南和周茗柯詩序

和陽古燕趙之郊其地自西山迤邐而來有狼溝澧水之勝余遊行是間以爲足以當詩人之登高備離騷之極目非止沙阜曠磧野草荒禽而已廼獨得之于周子茗柯之詩周子之詩固山川之見榮者也昔退之論古之作者皆以言其所鳴而永叔獨以論其所載今觀諸體質而多風淳而不詭其所爲載道者與而非徒爲不平之鳴也有唐以來唯宋文貞爲千載偉人而前有右賓後有大用皆和陽之產吾之所望于周子者豈其微哉然則周子之詩之高峭也吾以爲山之崒崖焉已周子之詩之英奇也吾以爲山之磊砢焉已余留覽天下久矣有問此間山水者其卽以周子之詩對

魏子詩序

當吾世而以詩名家者數百輩矣而以吾所嘆服者莫如明州魏子魏子明州人而生長雪川往來大江以南大河以北幾遍足跡矣而言詩者固無出其右要魏子之爲詩漢魏以至三唐無所不有而大抵根源於供奉李白也近世詩家多衷李杜至楊誠齋徐仲車各有

所自仲車謂李如神鷹督漢杜似駿馬絕塵誠齋謂李如列子之御風杜則屈子之乘桂舟駕三車也迹其微意豈不以李爲無待而杜爲有待者與豈不以有待者易學而無待者難學與昭代之詩人無過北地信陽兩人皆學杜者也而學李者鮮其人至魏子出而一空作者甚矣魏子之詩之不可及也魏子嘗自知前身爲劉楨公幹於建安中寂多奇氣則其能爲欽嵩歷落之太白無疑也吾嘗謂魏子矣李白後身爲宋郭功甫功甫不聞以詩名而魏劉楨展轉而爲子魏子著等身之詩以泄其千載壹伊不平之氣則是魏劉楨賢於唐李白也以有子魏子也乃子又著詩奪李白之席是使李白有知益愧恨以爲不及劉楨也以有子魏子也嗟乎斯事幻妄不足道然魏子隱君子其人誠長者豈欺世而爲言哉晉羊祜宋范祖禹蘇軾之流皆自知前身卒何疑於魏子耶吾因是有感焉以劉楨在當日官止丞相椽屬平原庶子年止四十餘而千載以下而爲魏子不過文辭益工年壽加長而已至執節末世韋布以老所謂骯髒歷落之致猶然廓落帶餘風也然則才子之生於世所爲得時而爲者何有哉余因序其詩而特著之以知明州有魏子者詩則李白而前身則劉楨也其爲不朽又何疑也

葉具京詩序

具京葉子其人浙東上士有當世之具而以壯年而未遇此牢愁慨嘆之所爲作也嘗有河汾之遊別余三月而褰然成帙因并其金華洞天諸詩刻焉余卒業而嘆其才之不可及一至於是班氏有言登高能賦遇物知銘可以爲大夫信如葉子豈非大夫之才哉夫古之人遊覽所至則必作爲詩歌古今唯康樂之詩詩之絕者也然康樂從始寧營石門四明天台猶未遍也至於石城寶掌之所烏傷叱羊

之地三十六洞五百灘頭皆爲康樂之所未至以待後之人廼具京搜奇探異以繼絶唱其謝氏後身耶若其絶河曲涉太華羊腸句注之奇雲中鴈門之勝足跡所至當有增長胸中之氣如司馬子長者吾又安知其所至哉然卽以詩而論之固已伯仲康樂矣嗟夫才之不遠至遠也具京與余同賦二都具京脫稿已久而余未成一字余自爲傖父尙無處所又安能如奏父之逐日耶具京屬余序詩因以及之

梁谿錢礎日集序

於乎士君子立言以務見於後世豈非爲不朽哉然猶非士君子立言之心也立言之心大者所以救世如夏姒之治洚水孟氏之辨楊墨蓋有大不得已於其間者也余觀錢子之集其所以砥礪節義干城名教于繆悠迷惑之人心而大爲之防者夫豈偶然已哉夫陽尼陰尼之運天地無可如何而獨以救正之權望之立言之君子而立言之君子剏方爲圜如楊雄譙周之倫希世取容豈不爲天地之罪人耶今錢子之記序傳論數千萬言有慷忼伸眉而言之者有委曲諷喻而言之者無不歸於節義名教而止於乎此余所以推其心謂有大不得已於其間者也夫梁谿多大君子若周忠毅馬文忠之流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者也錢子則以言任天下之責者也言任天下之責與身任天下之責者其功豈有異哉不然錢子常嬰大難矣關木索損肌膚而不死夫非天之所以望錢子而錢子欲以其言救世耶乃或者不察謂錢子急欲以言見于後世與王符論衡應劭風俗通同類而稱之則非錢子之心也雖然卽以文論錢子則固已不朽矣

錢礎日紀遊序

湘纍所賦遠游者寓言已耳而後之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重繭躡屩喜爲旅人盍其鬱伊牢愁著於心本豈得不托之于游以發抒哉乃錢子礎日之所紀則有異焉錢子抗懷忠孝凜然大節其前古興亡陳迹馮軾所至無不與其中相感會宜其言之深長而使人流連不已也觀其軔車于燕放棹於楚中歷齊魯宋衛渡河北而南絶大江眞有方寸難平而天地搔首者矣嗟乎千古之詩人無踰李杜而杜之壯游篇曰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淸狂而李之別蘇明府也曰魏都接燕趙美女誇芙蓉尤有裘馬美人之見者何哉至李從夜郎而下巴陵杜客白帝而窺衡湘讀其過洞庭題岳陽諸篇乃始嘆爲才人之極觀也今錢子不及二稔而自北而南游九州有其大半其所感憤寄托較二子何如哉余以是知錢子之不可及也夫士君子屯困末流居則築土室行則爲汗漫之游舍是二者無他焉余

居家旣有愧申屠而時或鼓棹扁舟上不過會稽曹娥下不過楊子與鄉里小兒沉淪歲月間讀紀游二篇又安能不爽然自失耶

東鹿張居仲文序

前輩於文以全力副之不使有毫髮之憾如守溪昆吾思泉震川諸家其文具在已若楊班之賦董賈之策可以懸金石而垂不朽矣今之爲文者不復知有古法始則矜奇鬪麗甚者似於四六之文近則厖然蔥弱如陳死人不復有生氣是豈自所謂文者耶予嘗以此爲深憂歲庚戌夏五邂逅東鹿張子居仲於友人逢伯之學署與余談文莫逆於心間以飲酒之暇作歲寒一蔌不激伉不詭隨寓感槩於舒遲之際又出其平昔所著明庶物察人倫諸蔌理益蘊涵氣益純粹印之王唐諸家若合符節而又有神明此予所以服膺不置也夫唐至元和而後韓文顯宋至天聖而後歐文顯今張子之文亦將顯

於是也屈指三載間將以焜耀南北而爲人士之典型其在斯乎余泉石中人也拭目以觀請先爲子私布之

陳集生影樹樓集序

昔韓退之賢者其示兒詩詳列屋廬而因及其高樹八九株以知四世孫五柳雖達者亦有所不免於此也集生晉陵之才子也家世顯者有官焉鄰之人有之有樹焉亦鄰之人有之而樹挺然而枝葉繁然影及于今集生所居之樓鄰之人不得而有之也嗟乎陳子以愍孫孤貧兩大人見背惟王母在堂又未及有伉儷此亦天下之傷心者矣而集生輒有所作與樹影婆娑相上下嗟乎庸渠非先人所籍以覆露子耶乃集生固自豪來往吳楚交遊贈答無虛日而樹之影有時以不得集生爲憂矣然而集生所至或南或北其所慼或舟或車無不曰影樹也則是影樹日置于側之不忘也又不特此集生之詩離奇奔放卓絕一世是且爭雄于三唐而馳騁於漢魏則其所以不朽斯樹者不又有在耶然則樹不忘故而以影及陳子又未若陳子報之爲奢侈也若曰衣以文繡爵以五大夫又豈足道哉

廬遊草序

廬遊草張子廬遊而作豫章諸篇皆附焉予讀之喟然嘆興曰美矣夫作者之用心也其古昔贊人君子之梗概皆在于是也夫大江南北都屬高流勝寄而江右山川尤爲清淑扶輿先生一言一詠而千載遺迹森然奪目自有此地乃見此集豈非相得益彰者與即就其篇什所及而言之如風流則右軍司馬文章則永叔子固忠烈則魯公信國理學則濂溪徽國象山新建一峯近溪節義則彭澤疊山才子則青蓮玉局高僧則耶維慧遠儒眞則方平麻姑葛洪許遠之流指不勝屈皆得見于是編使後之人因先生之詩而得諸君子若汝

南之先賢陳留之耆舊豈不快哉抑不獨此其山川勝迹裙摭無遺而至於孤松萬杉庭槐院栢皆無掛漏以謝客之情寫酈生之註此眞中書之英譚矣昔漢成帝時命黃車使者陳農採天下風謠所得淮南龍西趙代諸篇皆入樂府而見于漢紀者僅三百七十餘篇今先生茲集已百有七十餘首使得如陳農故事乘傳天下採製新聲豈非盛事而惜其白首以老也先生遊冶一體茲體皆五律杜子美所謂晚節漸于詩律細先生其有之矣固又不待鍾記室之評次者也余與發廬山久而未遂是願乃讀先生諸詩而遊若過半矣且日望先生之遊笈以當卧遊且以攻吾詩焉

蘭陵孫承公悼亡詩序

古今悼亡者多有如孫楚潘岳情辭並美使人知伉儷之重然要而論之不過繾綣兒婦人之意非有忼慨大義如吾承公者承公婦爲劉夫人誠意劉先生之後裔也既以世胄兼承家學秉上流之姿與承公同德而稱嘉耦遭罹世變幾不欲生等穆姬之履薪比共姜之就義三年賓志一夕徂遷嗟乎夫人可爲烈矣蓋人孰不有死而夫人之死凜于大義人之喪妻而寡固屬恒有而承公節義文章被古今而貫日月無怪其傷心憭目一篇之中腸如車輪情難覼縷也昔范史作烈女傳而蔡琰以失節之婦裒然並列千古羞稱如承公之婦豈不光于彤管哉吾故欲表而出之以媲世家士大夫之禽鹿其心者而承公之詩亦豈可與潘岳孫楚輩同辭而道也哉

吳江吳小修詩序

昔人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是錢塘與金昌皆可稱吳皆可稱會稽也而安得畫爲兩地如子虛烏有各以誇示齊楚豈不悖哉吾獨怪王百穀之詆譏錢塘而矜哆金昌也小修先生松陵名人以宦遊之

暇與其大阮間寓西湖未及二月各成詩數十百首而予旅吳地三載僅得懷古十數作而已於乎才之不逮固已遠矣小修詩旖旎蘊藉而又質有其文讀之使人翛然自遠其不苟作者也嗟乎余二十年來頗唐放廢既使西湖寂寂笑人而於林屋支硎之地又不能多有所作其爲恨事不既多乎讀小修之詩不覺悵然自廢矣廼吳氏多才余又且爲西湖遲弘人兄弟之作也

吳江吳聞瑋唱和詩序

往吳子稅駕西泠僕同仲木梁子酌酒於旅堂却計十餘年而胡梁已爲異物矣人生幾何死者如斯而在者落落如晨星或數年不得一會其爲悲愴可勝言耶今年夏五過松陵晤茂倫顧子爲問曰聞瑋無恙耶曰方與小修旅於西湖余返里門則聞瑋同小修訪余因談及友朋聚散慷慨久之廼吳子出其西湖唱和詩屬余序余以爲張楊貫揭之後風流歇絕久矣而吾子以山澤之癯與諸公興寄高托兩月之間裒然成帙數十年間亦爲僅事至於詩之佳妙雖龍標嘉州不復能過嗟乎吳子黃公爐下亦復念舊遊否耶而余往來長虹橋畔留連三高之祠則又願與吳子續皮陸之勝也吳子以爲何如

彭城胡濤公詩序

閩南之爲語者何也胡子濤公遊閩南而作詩謂之語也昔周官備樂有閩貉之舞而漢時黃車使者採秦楚趙代之風反不入閩豈以閩無文語耶孝武時遷東治民於江淮而永嘉避亂衣冠萃族蔽江而處故曰晉江言晉人之所聚然則本原漢晉江淮何必非閩南之苗裔而此地何必非中州之蟬綿耶濤公以徐楚之杰作閩南之語就閩言閩奚爲不可抑濤公磊落人其篆刻圖畫膾炙一時余三十

年耳其名而今得把臂於此地追憶舊遊皆爲異世即如大姜發已多年而二梁相繼長逝彦遠與公輩無復存者濤公鬱然持節到此尙能厲辱昉揚風雅實可喜也然余百端交感又能無河上之嘆乎哉

武唐叟山夫詩序

天下之賢士窮而不得於世者往往見之於詩而吾友山夫之窮其牢愁厄悶尤昔人之所僅見也山夫不安于里中饑驅四方遂有閩粤之遊嘗麻鞋觸瘴海每日跨蹏百里疾行不休嗚呼其不死者幸矣而山夫更肆力于詩昔唐詩人之窮者莫過少陵氏而其于白帝有嚴武章彝之徒相與周旋其間然觀其赤甲白鹽諸作未嘗不感愴也今山夫朝行則無糗糧夕息則囷凍粟有昔人之窮而無昔人之遇而其爲詩則歷落蒼莽若不可一世於乎此吾之所以嘆山夫也夫

閩州張梅菴詩序

有唐詩人之盛至高岑諸子而極不聞其善畫有唐之以畫名者至曹霸韋幹諸子而極而不聞其能詩兼之者其鄭司户乎然要不足以語於摩詰也摩詰之詩摩詰之畫也摩詰之畫摩詰之詩也其言曰宿世繆詞客前身應畫師豈非其有神明乎哉莊子所言庖丁輪扁戴晉人之論詳矣得其解者於詩於畫庸渠不然乎然則以畫家之心而爲詩以詩家之心而爲畫此摩詰以外不可以語神矣余束髮與諸君子遊入畫家之能品者未有能畫者也而況可語於神明者耶近得交張子其畫已在大痴之間而詩之觸景會心眞有諸才子所不能盡者蓋張子以畫家之心而爲詩以詩家之心而爲畫故其畫與詩非人世之所得而比儗

也嗟乎此非予之私言也楊子雲有云賦家之心不可得而傳詩與畫之心又可得而言傳耶今之言詩與畫者皆糟粕也吾以摩詰二言贈張子其庶幾乎

程崑崙詩序

有晉君子曰崑崙程先生其爲制舉蒭海內諸大家人爭目之已若鹿門昆湖矣今天下之爲制舉蒭者甚衆卒無有當先生者也先生又喜著詩古文不爲近今之響務求當于古人然今天下之爲詩古文者甚衆亦卒無有當先生者也爲制舉蒭者大抵髓于正法趨勢利如鶩齊俗之所爲儇薄也而先生曰吾死不爲此爲詩古文者亦求悅耳目而已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其清剛之氣欵嵩之致寧爲鏡創不爲詭隨其命意不苟又如此於乎此豈非古之人耶夫先生爲大司空之孫司寇之子比之西京金張東漢袁楊以此家世必有

車馬滿狂綺紈鮮耀者而先生束髮讀書更深湛好學所折節者皆天下知名之士及數奇不遇屢躓當途他人處此亦安免于牢愁邑伊不可終日耶而先生山川遊歷所至輒有述作與寄之豪同於古作者即今先生之治潤州也一如蘇子之倅西湖永叔之官滁亳其高情惠政嘗有使人嘆咏流連者一何盛也余向耳先生名以未及執鞭爲嘆魏子鄧林手先生詩文一編相示爲道其忻慕者而言之以著于簡端

徐楨起集序

曹子桓稱徐長懷文抱質有箕潁之操僕友楨起則不愧斯語矣夫天下爲詩賦古文辭者亦不乏人顧廼雕琢無益之辭自號爲名家曰吾詩如某某吾文如某某要其實不然曷足貴乎今就楨起之文論之其體製衆多大約根極性命而于忠孝節義之事眞有味乎其

言之廼微意所屬則如昌黎之振衰而歐揚子之復古嗚呼此其爲不苟作者也至於諸詩五言渾樸天然不欲涉顏謝藩籬況其下乎近體亦復頓挫流麗開元天寶間其可位置一席矣夫古之賢人如仲長公理王節信之流不難自成一家以傳於後而今之人必體兼衆製各盡前人所長此其所以爲難也是以優者不過烏孫造屋劣者已如秦王舉鼎豈復有文字可論哉禎起窮年守道肆力於學問其于古人已得其精微而神明于變化此所謂懷文抱質有箕潁之操于楨起又何疑焉僕交禎起兄弟三十年所今來吳會得縱觀楨起全集故樂得而言之如此

遺安草堂畫卷序

余與雲客定交有年癸丑冬余從清源至三山則登雲客之堂曰是鍾陵先生所謂遺安草堂也壁上有故人紀映鐘歌詩維時江南廖經方爲之圖畫余覽之欣然欲有所作以歲暮解維未遑也越三年丙辰復過雲客雲客愀然向余言曰余將不有斯堂余將鬻此以餬口四方子其爲我何雖然及堂之尚在子無忘昔日之言既閱其圖則豫章彭士望爲之記前後作者若盱江趙島吳門陳治越江陳日浴同里林向哲所以嘆美斯堂者備矣余又何言之有余以爲鐘陵先生當橫流之際直節不阿調護賢人君子卒就遷謫而無悔雲客自甲申以後流離蓬落著述斐然雖龍蛇五化志節不變則此堂固千百世而無改者也而雲客因困乏以謀此其有不得已者與吾嘗觀雲客序列高士傳其意以通隱爲可羞蓋鄙兩唐二龔爲不足齒是將尋灞陵訪鹿門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求所以稅駕者而後爲愉快則雲客之意其亦猶鍾陵先生之意也倘挾此圖以往無往而非遺安無往而非草堂是其所遺也不既多乎雖然其無議此雲客有

子斯億能文章善鍾王書法恢攬有祖父風吾又以知草堂固千百
世而無改者也其又奚言

淮南張虞山丘季貞江東同調序

張丘二子者淮南賢人也其高節卓犖稱首于淮海之間往年季貞
晤我于旅堂覘我詩城一編恍若與諸君子接對于山陽之下風流
猶在迺今虞山季貞適有南征也濟錢唐泝桐君涉三天子而上撇
四十八灘而下行不過一月而遊笈所存倡和之間已得百餘篇顏
曰同調甚乎哉二子之調之同也其元白之雅唱裴王之高吟與居
觀二子多有不得已于中者山川遊目無非寄其意蘊所存即何論
其吊嚴君之瀕過方于之居也嗟夫事固有不可爲俗人道者茲同
也迺其所以爲異也與余觀古之詩人若李杜輩過齊魯梁宋多有
所作以深其攣踡而寄其牢愁而二子浮淮而至江東其豪于賦詩
如此此又以見英雄所見之同也余嘗渡楊子不能一至淮陰而少
長越人又寡有所作昔慚李杜今愧張丘寧不爽然自失耶

赤城葉修卜詩序

余觀東晉補亡其於由庚諸笙詩未嘗不拳拳於孝子之事親然則
周槩之賦孔邇德秀之駕柴車眞千古詩人之權輿也赤城葉子修
卜以柳州大夫乞養歸里遭羣不逞之徒踩躪鄉井遂負母入越抑
搔色笑之餘間有所作褒然成帙遂并前後詩若干稟爲一集屬予
序之予以葉子之詩春雅流麗在大曆詩人之間至于負米諸篇天
性仁孝溢出紙背諒爲時賢所不及夫萊子之斑襴者舞也而非歌
今葉子之篇什歌也而非舞若使子舍之內日歌吟一二首老人有
不開顏而加餐者乎夫齊謳趙咏吳歈越趁秦中之聲蜀國之絃皆
天下之可歌者也而不如已之詩足以入母之耳此政可以當由庚

諸篇矣吾故謂葉子詩之可傳者在此若夫班固所云登高能賦遇物知銘可以爲大夫則人人所知又何俟余之贅辭爲

孫宇台集卷六

序

錢武山先生庚辰家書序

仁和孫治宇台著

愚嘗謂古今氏族之盛者至河南崔氏河北顏氏極矣崔氏至唐號爲積戟崔家然觀子玉一銘千古無不用爲龜鑑況其子孫哉顏氏即魯公所序家廟燦乎盛矣然觀之推家訓文章奕衍訓誡深厚賢大君子咸寶貴之則其子孫多雄駿君子亦其所也吾鄉錢氏以世德起家而武山積學力行裒然爲人士宗師當庚辰時與其從子同捷于南宮一時之人無不誇耀以爲佳話而先生凜乎若淵氷之懼寓書于其叔憲副所以戒戢其家人者無不以祖宗積累爲念後人隕越爲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治得承先生咳

唾有年矣今又獲同里閈對先生如對古人讀其書誠不啻子玉之銘之推之訓也於乎豈獨先生之賢子孫宜勉之哉後之君子讀是書者豈復有侈如慶封汰如欒黶驕如三郤以亡其家而覆其宗者

李我存先生文集序

國家褒重經術之臣豈徒持簪橐筆出入風議哉亦將以有用之學見諸行事而使天下得以收儒效也今之士大夫于制舉外無所窺見而一切當世之務若築垣墻以拒之而惟恐其入也若設金堤于渭河而防其濫也又若悉巴蒲之兕象以爲瑱而唯恐其聞之也於乎身爲士大夫而空踈不學如此使天下謂儒者何哉若我存李先生則眞今世之大儒也先生力學積聞經術則如劉向文學則如王褒而又熟悉掌故如魏相舉凡天官地理屯田河渠之類無不犁然言之卽措諸施行者於乎使先生歷官兩府出將入相則其建立必有傑出于漢唐名臣之外者矣而惜乎遭時遇主而猶有所未盡其才也雖然先生之言具在使天下後世讀是集者謂制舉中有大儒如先生非所以光重我國家而寵榮儒術與其于邊徐何李之徒僅以文章見者相提而論不大徑庭哉抑聞先生精曆推筴自太初以來無不窮其幽賾此眞有明三百年之絕學也先生歿後而遺言盛行于世則其書亦當與太元並傳矣

王覺斯先生詩序

余嘗謂書自廷尉丞相以下至于長史右軍諸人各臻其妙及唐褚虞歐顏以後則幾無書矣詩自河梁十九首以後至于曹劉顏謝諸人各臻其妙至唐李杜王孟以後則幾無詩矣夫唐以後夫人而能爲書也然而書家之心不傳夫人而能爲詩也然而詩家之心不傳其心不傳而欲襲其迹是夸父之追日馭也是優孟之似叔敖也是

王孫綽倚偏枯之藥而欲以救殊死之人也唐以後之爲書與詩者何以異于是唯先生得其心于惝怳滅沒而不可爲象故其書爲古今之所絶而其詩亦爲未易及也先生之詩無所不有見有若戴晉人一劍而映者矣見有若大將軍翔步上殿者矣見有若王喬飄搖凌雲者矣見有若野老說農樸簌無他者矣要以得其心而後可以讀先生之詩不得其心者并未可與讀先生之詩也夫北地闚中歷下瑯邪六七公者可謂盛矣然其爲詩也尤有句櫛字比存乎詩之見也至先生則或合或離雖不及瑯邪歷下諸公然不可謂不得詩家之心者也夫先生筆墨或以爲美人或以爲壯士或以爲電掣風行或以爲鳳峙虎跳其勒于貞珉書于障子者不知其幾千萬矣後之人于殘碑壞絹之餘覩其遺跡或當與金石並傳至于所著詩章不爲之編次以致必傳于後後之人亦烏從讀先生之詩而得先生之心哉夫董相漢大儒也而其弟子呂步舒不知其書而詆毀之揚雄亦大儒也其時劉歆亦親讖之然而千載之下知有董揚者其書存也今布其卷褰于後亦以見王先生之詩有如是可開卷而得之

沈亞斗易蔇序

天下斌斌言文學者至大官知名當世徒以訓詁舉大意而已設科射策習爲故事故雖高才生宿學士於經義則畧之不能得其貫通識其精微也五經立學官者多非古法而易春秋爲尤甚然要言春秋者鄒夾雖亡不廢丘明公穀則聖人之旨猶未絶也言易則溺其旨矣崇愚滯固罕有創通西方之卦不可以之東方東方之卦不可以之西方駢臂田何之學則幾乎廢哉吾友沈子亞斗以易世家經爲敭高創明大義則杜田生齊服生之儔也指陳奥衍則翼奉京房焦延壽之儔也雜論同異剖析幾事則不止折五鹿之肉辨九事之

疑且使施孟費高口張而不合舌撟而不下矣沈子之于易易之精者也雖然沈子又不徒以文而已也又能以易力行者也易之爲道主於深微情得其華道者渺矣沈子十年不窺園其精如此爲人恭讓謙退嘗有以下人者此豈益公河上之流與然沈子之于易易之精者也家之孝子國之忠臣皆於易乎用之矣漢武帝時臨淄主父偃與莒衡胡魯周霸全以易顯名然偃倒行逆施族滅身烹安在其能讀易也丼露河平中張子文以易封侯至宰相時人爲之語曰欲有年被服仁義志念深矣故其爲文英雄之分已備學問之氣已深誠非鄙儒小拘所得彷彿其一二也繇此見于天下儒者之功豈不

於古爭烈哉而又何此章句之爲塵塵也

張氏宗規序

魏晉以來首重氏族然蓋上矣賈希鏡之有十八州士族志也何尊天之有姓苑也江左末之能易也錢唐有四姓又有八姓張氏與焉今之張氏自宋南渡然莫有盛焉者也沐人之著藉錢唐者夥矣而張氏之盛雖古四姓八姓無以比也於乎源遠流長豈非其祖宗多名德而又有賢子孫以維持之哉詩曰君之宗之國之有君猶家之有宗也古人之有宗也有百世不遷者有五世則遷者蓋謂其適子孫也今人之有宗也擇宗人之賢者以爲之宗亦猶行古之道也張氏之有宗盟舊也遭世多故宗祊毀焉于是合羣父兄子弟而立又爲歌詩而又設立六條犁然各當其職是役也可謂德舉又競先生競先生以爲宗盟行古之道以即人心于是乎在先生宣揚祖德述

加人一等矣僕因是思之今之氏族莫非黃炎之後而至于踣斃不振者無德焉故也明興以來張氏之著科甲者五十有三人名臣賢者振踔其間豈獨史書仕宦足榮閭里哉吾故不多張氏之有世德也不然漢之金史一門以內乘朱輪掖金紫者動輒數十豈曰能賢矣又競先生先昭先世之令德以垂無窮世世子孫必有賴也昔王鄆邪稱海內世家不及張氏以爲其有缺焉者若

至今日得見是書必有舌撟口張者矣余本生大母爲張氏若木水之有本源故樂得而稱述之使世之知譜牒者得以覽觀而張氏子孫且以華氏亦不致有鄆邪之缺也

沈氏家譜序

世史以庭堅伯益爲父子而虞夏書無考南昌曾氏以曾夭曾阜爲父子而左傳載其問答殊不類司馬遷揚雄自譜其家系多有訛謬以是知譜牒之難也昭嗣沈子所作家譜八卷源流本末徵實不誣數典也有據載事也必詳一言一行無所掛漏以至諸公卿朋友之贈答無徵不載於乎是可傳也夫沈氏實祖聃季魏晉以來世有傳人今其譜載司寇公至觀察府君清節名德奕世勿墜至孝廉玉巖爲人倫領袖林宗之風流元禮之高峙人之稱沈氏殆如東漢黃楊李唐顏柳以是爲不可及也嗟乎視祖先之傳後欲使子孫守而勿墜而子孫之奉先如弁髦焉郎欲效挈瓶之知守而勿失豈可得哉今昭嗣此編前賢寸字如拱璧如囊珠琬琰一錄可諷可誦天其使沈氏之子孫載明德而勿湮其在此也顏氏之推家訓爲人子孫者不可以不知昭嗣此書其有關於名教當與之推之訓並傳矣予與沈氏世交至玉巖稱弟兄之好有年宿草之悲如在昨日覽此萬端交集感愴之餘有深慕焉豈止陸氏思親之作謝氏述祖之詩哉予將

手此以爲人子孫之砥石也夫

學古堂集序 代

綺縠文繡象犀珠貝女工黼黻以及百工奇伎大率仰給東南而能詩者古獨盛於西北焉即唐之詩人而論之高適齊人也王維晉人也岑參宛人也李白生於蜀隴西人也杜甫生襄陽京兆人也推而溯諸江左孫楚太原人也諸謝皆陳人也江淹濟人也若夫始終北地者自曹劉嵇阮潘左以逮沈宋王盧之儔更僕不能數近者縉紳冠帶文彥簪筆大江以南盛甲寓內而詩歌之道北地終抗而莫爲下蓋詩之爲業也崇者質薄者靡寶者拙茀者纖貴者剛賤者柔北地風氣悲涼土俗勁直其所長者皆詩之所通也其所短者皆詩之所避也且山川遼闊津梁疲遠公車制舉之言或終歲弗及於境士大夫世其學者惟左國班馬及王孟李杜諸書耳夫公車之業損則風雅之事進志一而性樸氣强而力果或閭氣一鍾必爲詩之正宗也歟聖秋韓先生以鄠杜名家績學譽聞放浪江海忼慨豪士與上相賢將名炳丹青者抵掌談說不可一世聖朝耆定洊入金閨名益震學日博今所集皆與名公碩卿據鞍揮扇獻酬贈答所成也雄渾高潔蜚才炫秀上自周漢中迄建安下薄六季體無不臻量靡弗極五七近體出入初盛矜而不偪宏而不肆至哉藝乎靡測其屆矣吾覽古詩盛于三百然風之始首關雎風之終成七月皆周公之所詠豳岐之自出也粤千百年獻吉氏復振拔邰野龍驤虎顧邊何諸彥聞風奮起然則詩必以北地爲宗而秦風尤其雄鷙者歟今韓子繼獻吉之後而纂其緒鳥鼠嵯峩漆沮交絡土風所萃信有徵矣茲並出其秘笥志傳序記碑銘書牘雜著諸種奧衍奇譎將追迹于龍門扶風之間則又高岑李杜王孟諸詩人所不能兼而獻吉氏典爲

弟昆者也夫泛三江者不知洪河之廣且深也陟天台者不知二華之萃且崇也仰秦川之浩淼俯西京之鉅麗不得其門而入者請讀韓子之編以爲歸

四聲韻解序

字有義三蒼訓詁之所爲設也字有聲韻畧音譜之所爲設也書家者流以字爲字不知其聲也詞家者流以字爲字又不知其義也沈子憂之而合之合之者何以休文四聲爲準而加以訓釋如若古歌然者使人習而讀之其聲鏗然即而求之其義宛然也是沈子之所爲善於立教也或曰以爲音韻之興自虞書賡歌周易爻象無弗悉協者何取于休文而沾沾焉曰休文之書自唐禮部以來悉仍之未之有改也人之爲古賦者求韻于古賦之中無弗具也爲古詩者求韻于古詩之中無弗具也而爲近體者豈有敢曰我其舍是以爲三尺律乎哉況沈子又從而增之騷賦古詩又可悉遵者矣昔唐人之爲廣韻也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二言今其增者與之等矣抑余聞之古人重世學以隱侯創音韻于齊梁之際而千載之後有淵洽如亮臣者蒐輯義蘊檃括訓詁成一家言此豈所爲公侯之子孫必復經其萬分之一乎雖然世莫不貴神解姑無以文論而徒以茶論則其始哉嗟乎此書行揚雄杜林陸法言顏之推諸君子皆可會于一堂矣

品茶序

余嘗謂考工記爲先秦之作後世無有繼之者也無已則陸羽之茶經其萬分之一乎雖然世莫不貴神解姑無以文論而徒以茶論則弥不能之神解不可也乃觀于鄭子之品茶則異甚其悉之也甚精其著之也甚覈其候之也甚微世謂阮生之屐稽生之鍛不是過矣雖然世人所好者擅肉大漿非笨伯則傖父耳而鄭子所好者則精

微幽渺其賢于人不加一等哉昔王季卿之尉江南也命羽煮茶羽野服而入辨列茗器季卿賞錢三十萬羽羞之因欲著毀茶論余以爲鴻漸無之也夫季卿之命鴻漸與魏武之使爾衡撾鼓何異衡不以岑牟單絞爲羞而謂羽以野服爲羞耶故以爲必無之也雖然茶之爲物究爲山人野客之所宜安得以此遊于王公大人耶若鄭子此書藏于家人不得而見諸又安得而毀諸

胡樸菴醫論序

人之所患患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今雖世有俞跗未有廢方書去證驗而曰吾可以意爲之者也胡子樸菴武林之隱君子也窮年學道常有神僊降其家予書一編皆救人之術其事秘世莫得而知也然其用藥必依古方書曰醫在識病之陰陽寒熱虛實表裏至于處方和劑豈必廢繩尺哉比之用兵寧爲程衛尉不爲李將軍其大

常也今爲友人偕至角里賣藥桐君之錄葛氏之方取之藥囊而有餘甚矣其處心之仁而用藥之備也雖然胡子必懸壺于禾中何也吾聞之鄭遨棄家入少室韓康高蹈于灞陵賢者用心視鄉里如脫蹤其高致絶俗非世人所得而知也且夫角里固四皓之一也前之人輕去其鄉而採藥南山後之人慕其里名而稅駕焉又豈必無意于其間乎

醫方序

扁鵲之言曰人之所患患病多醫之所患患道少夫醫豈患道少所患道少者患於處方之不足也夫上古之製方者皆有神明之意居其間後之人千變萬化而不能出其宗以是知方之不可易也如是夫今人之處方者亦有若俞跗和緩之爲術與不能也不能則亦以前人之方射覆卜臆於病人之前而已夫論脉之陽或得其陰論脉

之陰或得其陽毫釐千里而人之生死懸殊於乎可不愼哉余見夫提無且藥囊者皆曰醫也雖日處百劑月爲千軸幸而奏效曰醫之功也其或不然曰法在必死雖司命無如何也以是人之死於庸醫殆與水火盜賊等矣然則求良醫而不得不如求方察其寒熱審其得失未必非計之中者也往時陸忠州蘇黃州皆能集錄良方意亦若此歟錢塘王子惠子惠余醫方一卷頗得救世苦心余藏之筒中潤州王子觀恒名家也省菴太守延之治所暇日偶與之商榷方書觀恒并出其家世所藏褒益刪訂遂成全璧因鐫於淸源官署以救此一方民其殆與陸蘇諸先生手抄成驗以救世之心則一也因二君所定以爲濟世之津梁嗟乎自此書出求醫之難固不如求方之便矣然而脉理精微良醫苦心非凡所見閱此者其又無以膠柱鼓瑟爲也

葛介子詩序

吾聞魏之詩人無有與王粲比者宋之詩人無有與謝靈運比者古今莫不以爲然矣然以粲爲王暢之孫靈運爲謝元之孫並依違覇朝文辭雖工又曷足道哉介子吾師司農之孫也以時人論之則粲與靈運之比也假令介子無忘富貴賦從軍之詩奉觴漢上奚侍中之不如卽或容與元嘉之世楊榷禮度未必不入爲秘書出爲永嘉也而介子甘心高蹈招四皓于山中友二仲于方外窮年山澤之游屈首咏歌之樂將介子之所以紹述其祖者固于是乎在耶今刻所著詩歌㠯問世班班名家夫亦足以豪矣吾于詩間一爲之不能多作而亦不能評詩後之論者不知比之粲與靈運奚若然而介子之志量于是乎爲不可及也雖然吾尤願介子之勉之也閔予之詩曰繼序思不忘夫能思不忘是以能繼其序也雖然夫繼其序者豈徒

如桑之思親靈運之述其祖德也乎

孫諫儀文序

諫儀與余交且十年所余方剪髮未離童子而諫儀已垂髫且號能文矣是時余之視諫儀也其猶培塿之視泰山哉已而捻筆能爲文從諫儀後已而與諫儀同補博士弟子明季同諫儀讀書于北山之鷲嶺又明季同諫儀讀書於湖之南數季之間行止與俱蓋所謂肘屨之相加也然諫儀治業最勤三日不見則其文已積案矣十日不見則其文已飽篋矣而余時時散漫科頭晏起卽其所謂文蔑如也以故諫儀之文日振而余之業日廢豈非天性然哉雖然今之交諫儀也不徒以文而已也余觀諫儀家居落魄徒壁立耳是宜愁嘆無聊憂來難治而諫儀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與余輩激昂磊落意不可一世識者知其不久貧賤矣然余之重諫儀也又不徒以其外畧而已也得其內行焉比歲江南大祲斗米不下千錢孫氏竈無烟者屢矣而諫儀舌耕心織百里之外效季子路負米故事時有以侑兩大人之不及里中稱其能子其弟晉颺博洽士也季來比得狂疾必諫儀能護治之他人弗能也諫儀朝以出則晉颺夕以發夕以出則朝以發而諫儀如顏畿之弟含足不出戶飲哺將護其弟得以不死推此以觀諫儀必爲人倫所賞無疑也昔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行爲首倘其不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士龍乞甫炫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然則以諫儀之行而觀諫儀之文有味乎其言之也抑余尤有忌於諫儀者諫儀兄弟二人而余亦兄弟二人諫儀兄弟驅其全力以文章蜚鳴于武林有驥子龍文之號而余才術寡落學書學劍一無所成雲間士龍者才且什倍不必效

火攻而余且難乎爲兄且

何以當君家兄弟也然則余之視諫儀也既十年以前豈爲遠哉

孤嶼諸子詩序

石逃氏之論列諸子也詳哉其言之矣而予復于是編而不忍釋也曰美哉諸子之爲是集也其進于道乎昔之爲詩者有美有刺非專作者也今之爲詩者效古人之所爲而皆失其本襲河梁之句則曰河梁矣倣鄴下之製則曰鄴下矣爲平子之四愁者無論愁多與少必曰四愁也爲同谷之七歌者無論典盡與否必曰七歌也嗟乎尙得有詩乎哉今如諸子之詩感物瀏涼興懷遐囑青來碣石之篇相如別離之曲喬年泛湖諸咏昭嗣田間衆製寶于之石馬秋風紫潤之江流夕照羽起寄興于松風飛文情雄于羽獵擬其片詞皆足以卓然自命者而況名章秀句波屬雲委當必有記室之所嘆賞滄浪之所擊節者矣嗟乎以諸子非常之才高步金馬出入承明直需時耳而乃尋處士之舊趾指孤嶼以言心者何也吾以是知諸子皆素心之侶非徒務春華而忘秋實者也昔石崇潘岳爲太康之傑徒以望塵賈謐史氏譏之之問佺期爲初唐之雄徒以乞靈女后古今感嘆然則士君子亦自有其千古耳書曰詩言志劉彥和有云詩之爲言持也持者志之所爲也持之爲可符也以諸君子今日言之他日符之不於是乎在哉吾故曰諸子其進于道乎遂進矣

能儒上人詩序

僕喪母未幾有能儒上人從陳留來過我于苫塊之中慰勞再四已出其詩一卷且致余友虞山張子之意屬余和詩余嘆息曰嗟乎余友不知余之不肖以喪母也而又焉足以言詩上人休矣亡何卒哭後上人復從越中過我曰子可以言詩未余曰余忍乎哉黃魯直有三年之喪未嘗作詩遺人先王之制不肖者企而及之余忍乎哉然

上人之意不可却也爲勉而卒讀其詩英爽突岮蓋有古詩人之遺焉若加之以學橫厲中原其可料耶或以爲浮屠氏不宜爲詩然吳之標越之畫皆有得于禪者也而各以詩鳴大慧以下數傳多頡頏莽苑雅能爲詩則詩之不廢于禪也久矣且吾觀上人立志卓犖用意沉摯卓犖則不爲俗累沉摯則不爲浮競其于道也奚遠之有余喜其爲人而愛其爲詩故聊從涕淚中道之耳

太上感應篇序

予嘗序感應經謂太上所列善條凡二十有八所列惡條凡百六十有八何善少而惡多與蓋善者吾性本然爲揚搉其大凡而已惡者舉念偶舛往往皆是不得不覼縷以詳其說此太上意也雖然更有進焉善條之所以言其大凡者欲人之充之也惡條之所以覼縷而詳之者欲人之由善以達之也吾儒孟子固已言之矣其言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此充之說也又曰人皆有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此達之說也欲達其所爲與所忍安得不詳列之與雖然凡人之所以爲惡者莫不繇于自以爲能而其所以致于作惡者又莫不繇于人之忍故太上于背理非義之下而即繼之曰以惡爲能忍作殘害是又諸惡之所以根株窟穴于此者與夫天下之惡孰有大于滔與殺二者哉然古今之奸頑凶狡猾賊者未有不自以爲能者也自以爲能而惡始成矣弒父與君皆由于忍孔子謂季氏是可忍也至于能忍而惡始不言矣太上之所以詳列諸惡燦若列眉亦欲使人達其所爲與所忍而已矣達其所爲與所忍莫若徵之于理而驗之于事此事理之不可不並設也感應經之有箋註又有事實前哲之所以爲人者至矣然繁者懼其猥併而簡者又懼其簡略錢鏡石先生與其友人魯君東矦王

君聖翼增刪是書積有多稔今方鏤板以行于世於乎豈非救世之津梁哉余無以益是書爲抽其微意而言之如此至于善惡禍福之理昭昭若揭日月苟有心者皆當聳懼又無俟余之贅言也

太上感應篇序

太上者無始之稱感應者有情之說以太上而言感應此以見眞宰之弘慈矣雖然感應非獨爲中下人說也儒者莫尊于易其言吉凶悔吝利害攻取無一非感應之理但人不知危懼顚倒于方寸中如卽鹿如履虎又如蹲躅之豕觸籓之羊幾何其不貿貿於終世而莫之省也今觀太上所列善條凡二十有八所列惡條凡百六十有八非善少而惡多善者吾性本然爲言其大凡而已惡者舉念偶舛往往而是不得不觀縷以詳其說正大易所謂無有父母如臨師保使人危懼之旨也雖然夫上哲之人豈無惡下愚之人豈無有善特慮上哲之人有惡而不自以爲惡涓涓者流爲江河下愚之人有善而不識其爲善如石火之微熄電光之片响太上所以明示報應纖列善惡使聖狂分塗于利善之間人禽較著於幾微之際所以訓誡于世豈獨爲中下人說哉馮子自恒有道君子也往來吳越見姑蘇火氛甚爲駭異遂發此願廼以姑塔沈青林定本梓行于世辭約而義該最爲善本余故樂得而序之

孫宇台集卷七

序

四種詩序

仁和孫治宇台著

種天上之白榆難爲庸目擷人間之紅豆豈乏知音是以沓渺思深
班氏有幽通之賦而研芳興屬洛濱非挑達之情平圃張子藝苑名
流少荷紫囊家聲本原杜後神傳黃石學術足致王前春秋方富纔
逾鄧仲華拜袞之年功業垂膺即是荀中郎執戟之歲題其援筆琳
琅如入瑤華之圃懸情蘭蕙已同崑閬之遊賦彼美之無方咏聚芳
之並茂足令蜀國嘆其麗都離騷增其芳草也至于宋室遺宮漸江
舊址尋梅嶼以訪高踪緣油車而覓麗質凡所留連無非樂翰一經
游驩即爾抽思以知楊鐵厓實非先覺蘇玉局恨不同時矣是集也

共區四種皆成水調之吟各三十首摠屬閒情之作香奩雅麗遠過玉臺名勝紛葩何須金谷固知翡翠爲牀不藉陸陲之錦琉璃作匣無煩江總之花老夫耄矣無能爲也覽其片錦如窺織女之襄聽彼餘音悉屬鈞天之曲千秋黃絹之解自有楊修一時青玉之報實慙平子聊寄蕪篇以貽彤管

得閒草序

得閒草者鹽官處士范文白所作也昔白傅於開成巳末年六十八得腹病有詩十五首貽所知曰病中吟處士於乙卯正同白傅之年舊有腹疾初夏復發入秋不愈而卒於子月之三日有詩百三十餘首皆其枕畔所作也風調簡率意致高遠有王孟氣象又喜其掉臂遊行不爲聲律束縛至於窮老萊衣十年反哺讀諼樹謠口澤諸詩處士其古之孝子乎瀏覽是篇者又不作詩詞觀矣

南園詩序

予嘗求天下人才於儒林中而不多覯也私心以爲學佛之人遺棄聲利塵視一切將必有偉岸豪傑者出乎其間而又未之見也故余數年以來厭見儒生而亦不喜浮屠氏甲午予初下帷褚里門人有自橫塘而來者曰沈承爵其尊人則沈先生文焱羽經也羽經數過予未嘗不談談未嘗不心醉而予亦數至其家門庭樸簌有古賢之遺風堂有叢桂可蔭數畝而旁則所謂南園也修竹萬竿諸菓駢羅亦幽居之至勝者矣沈子出其南園詩若干皆澹宕幽折有韋蘇州柳柳州之致而又多見道之語每披吟其作若飲醍醐而饗太牢也夫羽經爲諸生貫穿六經百家之說豈非儒者然而不可謂儒者也茄素習禪已數十年每豎一義緇流皆嘆以爲不及不可謂非學佛者然而不可謂學佛者也予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不於是乎在耶

昔歐陽子喜梅聖俞之詩樂其爲人而又因石曼卿以交於僧惟演故序其詩而嘆之今予一交沈子兼而有之是何予之大幸也嗟乎吾讀南園詩可以不見儒不見佛矣吾讀南園詩亦可以見儒可以見佛矣

二詩倡和序

每歲之終古君臣之所以齊戒而受質也每歲之始古君臣之所以審已而正統也故月令曰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天道人事于此交致其勿可失也已疆圉之如月張使君受任于秦川余下仲舉之榻見其皇皇于政事者眞有元道州之風嘗笑謂使君春陵行何以不作倘有意乎使君頷之而未暇也歲除一二友人過署遂拈五字爲詩一曰詩卽取賦詩爲義也一曰時言賦詩宜在此時也一曰池倘所謂秉已若臨淵憂民若納溝乎一曰思其有取于魏大夫之十思乎一曰知其有取于楊關西之四知乎客退而成詩一首及元朝又成一首二詩既出于是同官之屬和者與州中士大夫之屬和者且盈卷軸矣余覽而嘆曰此眞古六義之所謂風也古昔盛時輶軒氏採列國風詩以貢于王朝而漢之時尚有黃車使者歷覽郡國故趙代中山吳楚之謠皆與淸商相和並陳今雖無古之遺事而其義則不可泯也夫物之感人者莫如風蓬蓬然起于蘋池而披拂于四海者風也然則使君之詩卽使君之風而使君之風所以如此者使君之德與政所爲也然余不言者爲其近于諛也亦欲使君之勉焉而勿怠也余唯取子美之華星秋月以移誦可乎

通俗韻戒序

古昔聖賢皆以有韵之言訓廸教學如易文言書皇極篇皆是不止四詩六義已也至于小學亦然如漢時黃門史游作急就篇令童蒙

皆習之是以一童所習至九千字如弟子職等篇尚不廢也灑掃應對至治國平天下之理無不咸具故古之學者易于成就縉紳士大夫起儒生而奮德業豈偶然哉輓近世寖微矣江河日下末俗流弊豈復有古昔聖賢之教哉而一二大儒所以砥世立教者又不諧于流俗以偉翁子惄然憂之作諷語八十幾章其意憂危其言深切若建鼓之柘若金鐸之訓若燭龍照于西極若朝日出于扶桑其以醒沉迷而警惛愚爲斯世之利賴不淺也使懸此于當官則魏闕之書也懸此于室宇則坐右之銘也輶軒採之則爲輿人之箴師氏播之則爲里門之訓至于小子成童熟而讀之必成國器必爲聖功吾故以爲翁子之書有利賴于斯人也因書林之請梓特表而出之

沈采臣詩序

余與亮臣兄弟固世交也少時同亮臣操作爲古文詩辭而采臣年在弱齡寡言笑不岍然自異若王汝南之深有以自晦者余固已心奇其爲人矣二十年來余爲東西南北之人而亮臣賣藥長安間闊殊甚乃今戊午夏五余自閩中歸里則亮臣歸櫬業已宿草余哀亮臣則亟問采臣尚在白下秋抄則采臣手持一篇晤余余讀之終篇慨然泣下葢因采臣之詩而愈悲亮臣已而囅然喜葢又嘆采臣之詩又足以不死乃兄以彪炳文雅也其詩渾雅流麗盖有三唐之遺當世賢人君子無不願交唯後此固不必擊唾壺而碎胡琴矣而尤喜者主人爲侯明府不異仲舉而采臣則如下孺子之榻至其抒文揚藻一唱一和則當日之陳徐所未有也夫東流固五柳先生之遺也明府與采臣吐納風流鳴琴布政之餘依然東籬盛事千載而下有遐心焉豈不盛哉其他贈答流覽之作皆足以跨錢劉而企儲孟海內有識者自能辨之於乎余老矣亮臣既沒而采臣之詩尚能雄

覇余于泣涕之下矍然色喜有以也

問柳詞序

問柳詞者吾鄉李子聲及之所爲作也寓意縹渺寄情淒戚類有不槩於中者借此以寫其牢愁鬱伊之思耶僕生平不喜爲詞而諸君子之以詞問序于余者問得而品隲之然如李子是編則亦極才人之能事矣夫詞濫觴于唐而盛于宋有元以來張揚虞趙之流泉流雲擁西湖一隅之地動盈于軸今海內詩人家家自以爲辛蘇人人自以爲周柳要亦不減于元吾知其必長弟于黃池而稱覇乎雖然李子以名卿之後抱非常之才雍容金馬輯雅編詩會當有日豈止區區者擅黃絹幼婦而已耶余老矣無能爲也爲客長溪以來止作吊謝皐羽賦一篇其他則惟司空城旦之書高秋閒暇劉覽之下不殊河上悲曲因援筆而序之

南遊草序

班孟堅有云登高作賦遇物能銘可以爲大夫觀於敬止張使君益信使君富于春秋遠遊暨乎閩海趨過山右覲其尊君桂史先生之署奉教言而東絶揚子渡姑蘇憩于武林上禹穴涉烏傷往來大末桐君富春之渚凡山巔水涯名勝之區無微不搜有微必臻其意殆欲吞吐任沈凌轢顏謝者矣於乎何其盛也丁巳綰符于閩之泰川撫其殘黎而嘆咻之政未朞年民歌且舞是使君之政即使君之所以爲詩南遊一編而政已過畢矣又何必披潘河陽之詠讀元道州之作乎哉而余有所嘆慕不置者每桂史書至必以潔已愛民爲訓而使君朝夕若負劍面命罔敢失墜則今日之張氏父子不光于安世千秋乎是以知家學之可貴而使君之爲公輔有餘也余頹老無能其何所以爲賚理入摩詰之坐徒媿襄陽下仲舉之榻

亦慚孺子聊記數言篇首以作契于異日云爾

支提山誌序 代

閩地山川開疆于漢而見于封禪書則有武夷君乾魚若霍童支提多未之及也以余閱山誌霍童益周時人列僊傳載韓衆語曰爲語霍童君佛經華嚴則云天冠菩薩與其眷屬三千說法于支提然則爲僊佛之窟宅無疑矣李唐時有高麗僧元表齎櫚木函華嚴經于那羅窟而迹始顯至五代時了悟構寺開山而基始著天下由是知有霍童由是知霍童之有支提也僕不佞作牧長溪而支提山適在封內欲以行部之餘披覽其遺踪而未能也崔君五竺海內之弘覽洽聞者也爲支提山志其目自勝覽以及逸事卷凡有八屬余爲序余得卧遊而觀之夫山川與文章之士相需者也山川嬗靈則生文章之士文章之士出則蒐奇標異山川益加寵榮今觀是編按部考

班無嫩不著是此山賴此誌而益重也而或有譏余者曰子大夫自北平以來揚越處題詠殆遍而霍童天姥則在車轄間廼或缺焉將無山靈之獻詘何余曰不然謝靈運守永嘉鴈宕曾未屐齒元漫郎之爲道州也九嶷在其旁亦未見吟咏假令客有問支提之遊者余則持是編以對有何不可抑余尤有言也夫元表從荒裔以肇迹了悟披荆棘以開山今山僧櫨粥不乏伊蒲可供尚當與復叢林以顯天冠之勝而不得因循故習踵房僧陋規僅使此篇同洛陽伽藍獨傳于千古也是又余與崔君之所屬望也夫

李氏五種摠序

自古賢臣志士多有感慨無聊之意寓之于騷賦以寄其懷抱若屈原相如之流其斌斌者矣唐宋以下降爲新聲辭曲遞起雖體製不同亦不可爲非風雅之遺矣余往觀優見有憐香伴者雅爲擊節已

又得風箏悞本讀而善之客有識李生者曰是乃笠翁李生所爲作也余以爲其人必欵岑歷落不可一世與之周旋又胡溫然善下退讓君子乃發其藏前後共得五種余既卒業而嘆曰嗟乎子其以周柳之製寫屈馬之蘊者耶若使子高步承明之上蹀足石渠之間與人主朝夕諷議卒安得發憤從事于戔戔者爲余有以知子之不得已也然即就五種而論之其壯者如天馬之鳴霹靂其幽者如纖林之響落葉其恢諧如東方舍人射覆于萬乘之前其莊雅如魏郎丞相謀謨于議堂之上而摠以寄其牢愁之感寫其抑鬱之思掛玉釵于東墻贈荆珠于洛浦離合變化出鬼入神於乎豈獨詞翰之飛黃才思之神皐哉昔子淵洞簫官人能誦之龍標渭陽美人能歌之是書行非獨何戡舊人北里名部已也天下後世之才人碩女必有讀是書而咏嘆感泣者矣雖以顧愷之畫嵇康像而拜之贊之也然則李子又安謂之不得已也

燕遊草序

余嘗往來維揚泝淮歷清口上至昭陽等四水櫃及南旺分水處嘆昔人治水艱難廼今憩迹曹南流覽太行緩堤縱觀黃建之利害曰甚乎哉此其費大農緡錢至無已也顧俞子橐嘉負英絶之才簉仕揚州治水之倅即能條陳翟壩周橋之決塞淮黃交濟滾壩緩急其言可見諸施行吾觀有明一代治河之名臣多矣顧獨推潘公季馴其所創造堤壩至于東河刷沙于古爲烈而胡尚書世寧始建新河之議一代賴之兩公皆浙人也俞子治高郵塞決口數十處今擢邳州司馬所著功績彰彰在人耳目其於兩公益不遺力而讓能也哉日者俞子以燕遊詩草屬余序余以爲此不足以盡俞子也然即其詩論之春容而有亮節流麗而多沉思含英咀華有古風人之遺而

合于三唐之响甚可貴也昔漢武塞瓠子作宣房宮爲詩二章與秋風辭並傳樂府意者風雅之有裨于治河也乎俞子悼河功而憫其魚其慷慨興懷憂天憫人之意見于吟詠者必多顧尚秘之篋中不以示人意固深遠矣異日尚方出黃金賜禹貢輝熿道路輶軿使者採風入貢然後俞子之詩乃得與河渠諸誌並傳也已

題意便覽序

余覽題意便覽一書蓋學者之建皷而制義家之津梁也夫制義之設所以發明四子之書而聖賢之精意于是乎在離聖久遠千百世而下使人見邾鄒面目者孰謂無賴于制義哉廼俗學纖趨卑阿一以逢時爲尚而先儒之大旨茫然又或穿鑿詭僻借猶龍之餘波假天竺之末餡其不違離于聖覽者幾希矣路子次五北方學者之傑也攻苦力學有年作爲此書其理淵深其辭透闢一以紫陽爲宗而儒先之有裨于大旨者皆檃括于章內至于說書如清源評文如東鄉無不採掇靡遺使覽之者砉然以解釋然自得如觀射于養叔之穿揚也如聽琴于子牙之流水也從此四子之書比于青霞映天珠囊照地其功豈不偉哉往余之在狼溝也英雋比肩而余獨首推路子之文今別一紀有餘矣路子之學益進其品益粹余反覆此書而不能釋手也所爲學者之建皷而制義家之津梁豈爲虛語者余嘗論先輩如楊復所不免有畸詭之誚湯宣城不免開纖媚之習此斯道之所以難也若得此編布之天下家有其書則啜汁于歸胡之序而雁行于王唐之階又豈其難哉此余之所以反覆而不能釋手也

戊巳合抄序

毛子之令浚儀稱循吏也距其釋褐之時閱歷仕宦已二十餘矣歲戊午以文學徵其明年巳未報罷令浚儀如故廼褒兩年所爲文曰

戊巳合抄若干篇是皆得之于簿領猥褻之餘與淄塵京邸之際也
余得而卒業焉因嘆曰甚矣毛子之不可及也夫文者所以道其心
之所欲言今觀其書序記傳諸編皆粹然然道德之旨湛深于經傳
之奧頗不爲語規不爲逼其數典也合于時宜其緣情也不悖于禮
敘揚昔人之幽芳若呼鬼神而爍金石焉聯朋儔之義類若達臭味
而踰膠漆焉有直質而無流心有遯志而無凌節杼軸在手變化如
意斌斌乎此古之立言人也吾無間矣乎往余在武林其松皐之未
付剞劂也余得縱讀其文而心折今閱此益嘆爲不可及蓋皆一時
偶作非假之以歲月遲之以經營揣摩而爲此吾觀其赴徹也愀然
若有不欲之色其復至也曾無戚戚之心觀其文可以見其人非有
道者不能也日余下榻臧介子濟陰之署去其治所不三百里凡所
條教政令民人歌舞皆悉知之少陵之作春陵行謂萬物吐氣其在
此乎今將赴追鋒之召卷阿鳴鳳日可俟也然毛子念慮間若有招
隱在其意中余以爲不必也盍使彼膚寸而蔭膏雨者歌吾子乎至
于把釣三岡之亭鼓枻五湖之濱樵夫漁父往來贈答此老夫之事
也子大夫其無過辱矣

沈氏族譜序

自魏晉以來尚九品中正故氏族稱貴姓言劉者必稱彭城言胡者
必稱安定其然乎否耶至于龐姓以庭堅伯益爲父子而左傳昭元年載叔孫自晉歸天
也曾氏之譜以曾天曾皐爲父子而左傳昭元年載叔孫自晉歸天
皐相答亦不似父子間語也司馬遷揚雄自譜其家系多有訛繆況
後之君子哉雖然家之有譜系猶國之有史錄不可不明也而訛以
承訛亦後之君子之無可如何者也吾舅氏春枝修其宗人之譜自
周以來條分縷析殊有可觀者吾不敢謂其遠祖至今之無一訛也

而舊系所載或有若甲戌巳丑疑者仍之亦安得而譏之哉沈氏奕世明德其遠者不具論自元提舉公以來至于今孝子貞女相繼而見其亦非他族之所得而比者與嗟乎儒者之修譜也將以上治祖宗旁治昆弟下治子孫不可廢也昭穆繩繩焉其不與錢唐之四姓佶伉矣乎治不佞爲甥于沈氏者四十有九年矣或者邀舅氏之庇後之子孫歌鳳皇[illegible]天光焉將沈氏之祖宗世世其實臨之不獨爲世之治譜系者告也

沈氏宗譜序

治聞之先正國有君家有宗二者並隆于世故國有世系司馬遷作三代世表及十二諸侯非無本也而家亦有世系故晉人誘戎子爲立宗而大傳亦曰綴之以姓豈苟焉而已哉往余觀唐宋諸君子有族譜之作其與宗人勸德規失獎善抑邪恢宏先緒扶進後裔其于教化言之亦王道之一端也古者閭里之間相賓相葬而今則一族之中如不相識古者春秋榮脯必與宗人燕享而兼有義田以周給貧困者而今則父子兄弟休戚不與何論五服九族以外也古者家人以齒不以貴而今則公卿大夫不以屬通其在庶人之賤者雖欲齒爲奴隸不可得也由此論之同宗之不講豈非衰世之風哉若乃汚俗下賤願附神明之後富賈大商用借荐紳之籍其爲鮮耻蓋孰甚焉然使世之君子詳明世姓敦禮族屬春秋時序而乾餱無愆又何有此紛紛者哉治外舅沈子培先生德行恂恂里中稱爲長者又以儒林奮起裒然望重一時雖宿儒高才生皆願出其下憤今世古道之不作且懼其宗人之有散失也于是與其子宗周攷合族之昭穆詳其子姓所出因定爲宗譜一編嗚呼其志豈遜古之人哉治觀沈氏爲望族其先蓋出于楚之沈尹戌而秦漢以下代有興者吳越

之地向屬三楚豈非尹戊之苗裔耶而舊譜所載蓋云汴人夫錢塘巨姓大家皆云扈蹕而南然則吳越一區盡蛟龍爭此土而趙宋以上無有居民者哉此其不可信也者是故先生必以明典爲斷而仍舊志云汴人者此春秋書夏五之意也必以明典爲斷而不能追述元以前者無聞焉爾亦猶春秋不錄隱桓以往之文也雖然君子之論人也必以其德而其觀族也亦必以德故洪武建元數載擢大姓鄭氏子爲顯官而同邑陳氏亦與焉豈非尚德哉沈氏世職倘衣之監以周官論之亦明經之選也而耆老子弟世篤孝友士者安于爲士賈者安于爲賈武陵之邑推爲巨指蓋有足多者焉當神廟末歲穀不登百姓荐饑而先生之父紹亭公者奉有司之旨捐貲千余呂糴他境杭之人藉以不死者數什百家嗚呼卜式之風猶有存者乎人之爲德也亦有如是者乎夫黃炎之後降爲皂隸以其無德也一介之子起爲公卿以其有德沈氏世累仁義而先生父子恢宏此志使世世萬子孫無相失也而治向者所譏亦可借先生以爲楷式矣不佞治屬乘龍之選早奮延明之座願隨諸子姓之後執一卮以上壽先生其勿予拒哉

四六初徵序

儷語之在文苑也揚班其濫觴乎踵事增華則六朝爲盛然未有若徐庾二家之製爲古今所獨絕也至于四傑則炫爛極矣要其停涵含蓄如新桐初引含桃始葩其何有焉若宋元以來則塵飯土羹未易一二言也李子笠鴻以淵雅之才擅製作之富君卿削札妙絕時人者卿塡辭久推獨步即其懸國門而貴三都者久矣比乃南窮銅柱之野西極雁門之塞從禹穴而至龍門浮三塗而趨碣石凡于縞紵往來之間所藏于遊笈者固已繁富而武林一郡屬余彙征余得

以縱觀其成書條例二十按部就班夫以李子蒐羅之勤而又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三百年來無此書矣嗟乎不觀千劍無以論劍不讀千賦無以作賦即此一家而學士大夫之巨麗于是乎在固衆作者淵海也揚古厲今僅見是編大雅君子當爲嘆絶無以小夫之舌橋口張而河漢也

古學二書序

徐武令汾著管涔七錄之二曰賦辨一曰騷賦通韻二書者蓋作賦專家之學也夫賦源於古詩而與詩不同炎劉以降迄於梁陳固衆作者之猥總泝源及流體製各異非夫辯淄澠于易牙未能析斯區奥也至於騷賦通韻本無崇編江左韻書因陋就寡以資騷賦徒爲嗤嘲武令包輯衆材廣証遠引無音不臻有義必協此又以補風雅之不及而又非徒爲騷賦先驅也是書之成其于古韻殆無憾矣乎當武令爲童子時搦管便已能賦今更湛深于此固知此事不得不相屬矣嗟乎李唐以下賦無足觀者明趙人盧柟吳人王世貞差號能賦然于用韻未能深通如此吾向爲三都賦未成十年一紀都復虛過顛毛種種悲來填膺覽吾子此書能無三嘆

胡潛九詩序

潛九爲人湛深蘊藉其在吾門大抵喜篤信而厭浮夸豈所謂子夏氏之儒與而其詩豪放不羈有不可一世之意觀潛九之詩殊不類其爲人觀潛九之人又不類其爲詩何其不可測也夫學者最苦易盡飄風之過耳蘜華之悅目曾不能以終朝爲其無本焉耳今潛九年雖少而能捐去嘈好攻苦下帷宜其思如湧泉而言如懸河也哉然則有潛九之人而後有潛九之詩又何疑與雖然吾猶願潛九之勉之也漢藝文志唐四部之所載者其詩謌文字漫滅者不知其幾

矣乃學者欲致而傳於後則當什倍古人學日益進德日益修涵濡歲月而淬厲其精光則雖千百年之久而焱炳光華冲日星而堅金石愈遠而愈無極也苟或不然其於飄風蕣華不能以終朝者與有幾吾老矣無能爲也已然吾所望于子者又不止詩而已也

兵論序

左氏爲兵法之祖古今之言戰勝攻取者未有能外之者也而其要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然則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士大夫不可以一日不知兵也夫挾一束赫號持三寸鉛槧于凡行軍用兵之事茫然無所短長以自號爲儒者其可哉陳子一玉著兵論若干篇大約論將有七十四善握之以五要歸于君馭將者六而本原于君將之宅心者曰誠於乎于兵家言可謂備矣夫誠者本論也錯綜變化則諸善舉焉以是抵掌于素王九主之前提衡于陰符黃石之列當亦無齟齬者矣昔魏信陵時客有獻兵法者公子皆名之而班固作藝文志列兵家言八十一家惜乎陳子之後起也使在魏公子必列于毛薛侯嬴之上而是書成于兩漢亦必輯于任氏著于東觀當吾世而有是書吾雖欲不爲陳子扼腕不得矣雖然陳子以方富之年成書具在出而用世致主澤民之畧于是乎在要不徒曰取金印如斗大以炫熿耳目爲也

侄憲葵竹枝詞序

乙巳夏余從吳門歸見同人之爲西湖竹枝者不一而足猶子忠楷亦爲數十首以進而并屬余爲同人之序也予告之曰子知西湖之所爲西湖乎夫南北二峯者高人之所棲止非行雲行雨巫山之十二峯也內外十二橋者非偎紅倚翠若揚子之二十四橋也柰何以濮上之新聲寫讓王之遺迹耶雖然風會所然賢者不免而況有以

見人才之極致資輶軒之採取則又何傷乎昔楊鐵崖漣長卿之體
創爲茲什一時和者數十百家稱爲盛事今諸子才情焱發當必跨
越于揚今其詞具在又知余言之不謬也雖然士君子生長于斯揚
抏土風便當推陳留之耆舊鑒巴蜀之英雄而何必規規于吳歈越
豔爲哉吾告子卽以爲序

序

婺州曹娥哀詠序

仁和孫治宇台著

若夫宋姬執節楚女懷貞杞婦善哀其姜誓死並載風詩俱標彤管
未有委禽在室遽爾崩摧反馬未行遽先霜露余悲夫曹娥之陨命
葉子之悼亡可以悽愴傷心低徊雪涕者矣原其揚詩說禮本屬名
家淑質慧心非徒學殖儒林通德之門大雅扶風之舊射聲之後應
有聞人世叔之家相傳女誡已能勝帶卽稱柳絮之詞方在能言爰
有春椒之頌雲母窓中常披湘帙芙蓉障內獨撫清琴銅龍翡翠之
管桃花縹綠之紙莫不循環在手書牘任心加以皓質翩妍自然美
麗天情綽約望若神仙丹唇鬢髮不施脂馬之粧美目翠眉絕勝遠

山之黛此東鄰爲之俛顏南威於焉卻步也自以乘龍有日不下粧樓駕鹿需時唯遵阿傅況潘楊之自睦豈秦晉而非匹所謂桓君鮑宣不異于昔時庶幾徐淑秦嘉將施于今日然而遭時不造喪亂徂臻狄泉之鵞既飛初平之羊安在丹浦爲飲馬之塲峴山卽拂廬之所西園才子拔舍而作楚囚南國佳人磨笄而膺禳經但其室未于歸觸目無非恨事女而不婦苦心豈可向人三苹浮水嘆漂零其欲絕雙桐墜井轉轆轤其已悲天上生離人間繁怨女郎砧上哭擣素于秋風織婦牀邊訴流黃于明月飛鵠翔鴻罔非離緒河陽淄右豈足斷腸何以生爲惜華山之蔽膝宛其死矣下天上之銅棺於是鶴飛吳市韓重之淚宛然鳳去秦樓蕭史之聲不再王孫遊兮尚爾歸來佳人逝兮終焉不返撫衰艸于川原瓊田之路已絕執松枝于黃土落葉之曲空傳石望夫而得名池因壻而有號星還織女誰言婺水之州日入虞淵是屬烏傷之地葉榆吊鳥聞者悽酸巴峽鳴猿行人嗚咽悲夫之子胡可爲懷雖復子荆能賦無以盡其纏綿安仁善懷未足宣其芳烈是用集名賢之作緘彼香奩彙哀吊之章書之冊素庶使仙華掌上比洞庭之君山浦水江邊符桂陽之女峽則泉下芳魂可無青陵之怨貞珉終古將同黃絹之碑

潑水郭貞女序

潑水郭貞女者郭生子良之女也女字于同邑趙子贊化時合巹有日而趙子先期死女聞而傷之願以死誓父母與所親說之百方不以易也及期衣青襦設玄帨登車謁舅姑踰日乃易衰絰哭于亡夫前稱未亡人兩家見者無不垂涕於乎豈不賢哉夫夫婦人倫之始也爲夫者或不能有其伉儷爲婦者或變禮易節禽獸其行風俗之壞孰大于此今郭女女而不婦而乃秉高節欲以歿世雖古魯陶嬰

梁獨行齊宋二共姬豈能及斯哉何則陶嬰獨行二共姬皆已爲夫婦而貞以女子著斯奇節不亦難矣昔虞翻之對王景興也稱述上虞曹娥溺死救父碑記炳然而朱育之對濮陽興也亦稱松陽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盜劫賊死不虧行斯皆揚厲土風以爲美談而余往來越壤常樂此土風俗之美而可使懿行高躅歿焉不傳于後哉抑余聞之郭子多奇節其女固有父風而趙爲相國文懿公後贊化其曾孫也先是其孫蚤夭有所聘唐女者亦守節不嫁以死故時人爲之語曰前唐後郭雙節愕愕余特表而出之使史官之傳烈女者得以采焉

甘節婦苦節序

以余閱周君所撰甘節婦傳不勝涕淚之無從也曰嗟乎女君子之以節見者彤管所載多矣要如甘節婦之艱難困折以致其命而全其節此自古所難焉節婦者歷城人爲鄖襄都司將軍周邢基之繼室也將軍世室華胄家擁高貨已爲奸人按劍對獄吏讀城旦書鞭車往返如是者再先世之蓄藏雖欲不如懸磬不可得矣而節婦拮据百方太夫人春秋高膳養窀穸無一不出於節婦當太夫人彌留之際執節婦手曰吾累汝吾兒孫累汝大慟不能成聲其孝何如也節婦前室所生子女尚有五人節婦撫之如所生即將軍曰吾不信有後母之事由此觀之其慈何如也當將軍假歸已無賜室矣從山庄與節婦僦居乃嘻嘻出出幾爇于火若有鬼神悼之而後得不死無何將軍死節婦竭力以葬之爲廬于墳屋又有風雷之災水高四尺風捲茅屋而去節婦又幾厄于水無何所生子又死至今三十餘年居一斗室懸將軍之像朝夕持梵唄刺繡至丙夜不休以此爲常於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夫古之人有其一節皆足以不朽如宋伯

姬之于火楚莊姬之于水陶嬰之哭夫敬姜之哭子梁妻之操作樂羊之養姑班班然歷人耳目而節婦皆兼而有之於乎天之所以困節婦者奈何至此極也然而天之所以困節婦者安知非所以顯節婦者與今歷城父老上其事于有司王太守表揚風節上其事于天子則節婦之梗概方將歷百世而不滅直與日月同光矣余故樂得而爲之序庶斯附以不朽焉

贈林衡者序

莆中林子非常磊砢之士也不安于鄉里而遊于吳越間吳越之人賢林子者不去口非眞有以賢之也羣焉而賢之則亦賢之而已雖然賢林子者與林子爲類者也不則賢林子者卽足以窮林子者也故林子之游往往而窮余伏處土穴不樂見天下長者間從飲酒識衡者於座上視其狀貌赫然大男子也明日與之譚于僧舍明日與之宿於湖之亭又明日與之披艸于西山之趾凡三日三夜盡得所爲林子矣讀其詩則襍出于三唐而不可紀極其文則傑峙于韓愈柳宗元之間其諸誌記則漢魏以來名作也嗟乎林子之才豈世之所有者哉余與林子莫逆于心各不忍別爲勞苦之曰子將焉往林子曰吾與吳中人有約盍往而歸耳閱三月林子又從吳中來益不得志嗟乎林子吾有以知子之窮也子不見諸公之爲游者乎挾赫蹏一束從蒼頭盧兒朝持銅盤夕飲鷄狗馬之血人爭趨唯恐後今子以敝衣冠重繭擔簦人之所期者亡其中又安往而不窮哉子歸矣林子曰吾從子之言歸矣夫予雖不時出里門然天下有曠覽之志者莫予若也今覩林子之游而若禁予之游也余將種谷口之田樹成都之桑積有餘錢然後敢有遠志不十年所未得如意矣子歸益著書毋以出處易慮則他日必有披榛於三山九鯉之間訪子而

言舊者非他人必孫子也夫

送劉望之歸宣城序

世言家學類稱班彪劉向父子綜其實不然固之依違竇氏去彪遠矣至歆之臣附新莽又豈可令更生見也於乎父子人倫之大者而父不能得之於子豈非天哉宣城劉自我先生海內大儒具有良史之才所著撰數百萬言遭時不偶邑邑以沒而望之實爲大賢之後其才又足以繼絕業世之求自我先生者必推擇望之而嘆服望之者又原本自我先生假令撓留犂之酒以取金印如振落耳而望之不願也以其不婚不宦之身間走四方得一賢者則饑渴惟後有不合者輒唾罵之不囁嚅於貴人不俛僂於禍公卿有贈遺者散之貧交立盡於乎美望之者豈獨古劉生哉然而世之譏彈望之者甚衆至或不比於人要之望之之所挾持眞忠孝人也望之來杭余得窺其一二其所著楚辭得左徒之遺廬生次櫌不能過也而所發春秋秘義又先儒啖助趙奎所未有者夫是二者亦足以不朽矣雖然吾尤願望之更振家學也益讀未盡之書益厲非常之節無辭直以取禍以卒其先君不朽之志是則望之之大焉者矣余于辛巳得交自我今又得交望之不二十年而世變滄桑朋徒聚散泫然于懷于其歸也書以遺之以附于古者贈言之義

贈新安朱士叶序

僕向與朱士叶先生父子交益二十五年所矣先生爲大儒通敏有識精百家言當庚辰辛巳之間公是名亦大起僕巳師士叶而弟畜公是矣先生喜爲有用之學韜畧形勝無一不諳海內有識者望先生如望歲焉已而滄桑之變先生棄家爲山澤之遊提一囊藥以濟人爲務而公是亦間爲賈人業迄於今艱難百折而先生不以變其

志也迺今先生春秋六十髮皤皤矣當攬揆之辰公是謀所以壽先生者念平生交好無如余輩而余安得以鄙陋爲辭夫天之生人也寵之以祿位不如其德義之可榮也當東漢之末兩龔二唐並爲清名之士而千載而下稱此而羞彼者何哉假令先生挾牛鼎之術取尊官厚祿而有餘而寧邑邑以老此其高節不在謝皐羽胡正學下矣抑未也卽以彼父子出囊底知亦以致素封與千戶侯等而頻年以來盜賊水火所以困辱公是者又何憊也繇是以觀皆天之所以厚待先生而世人豈識之哉自先生之別我而去今已數稔僕恨不得負屬走新安道與先生酌酒爲樂而所以臨風遥祝者如此然而兩峯三竺之間宋已久矣先生何不攜笈來遊一慰山靈也僕又日望之矣

北平紀生序

自董生大賢作士不遇賦而古今文章之士其爲牢愁悲嘆者蓋不可悉數也至如賈生賦鵩宋玉悲秋揚雄逐貧以見志王褒責僮以寓言相如寄慨于長門子建托言于洛女平子之有四愁同谷之有七嘆退之爲管城作傳子厚爲黔驢置荅大都不得志之言發憤之所爲作也余觀仲霽紀先生北平右族南郡名儒胸有百城才非半豹自當銀黃三組高步雲門而乃艱于一第圄頓諸生間耶宓其感憤著書或爲莊語或爲詭辭比之古作者如余之所稱列豈爲虛哉嗟乎李將軍固屬數奇劉孝標自當辨命書空室內罔非恨端放愁天上益爲虛語然而先生春秋方富才華百倍正恐富貴逼人耶一旦上林之賦致嘆凌雲黃金之臺高于碣石金莖頌于內苑龍文出于廐中則先生方且給十束之札作百函之書食頃千言馬上露布又安能放浪山水間作勞人之詩賦哉

贈袁籜菴序

漢廷人才之盛至漢武極矣其時司馬嚴樂之流滿朝吾以爲無東方先生比者何也司馬嚴樂人主得而寵辱之也東方先生爲比者其袁籜菴先生乎先生布衣耳少之時已嫺辭曲縉馬人主不得而寵辱之也又況公卿僚友以下哉及吾世而可與東紳大夫慕其名者若以爲古人得其片語若饗太牢先生自若也遭時不偶或衆人待之或斥辱置之先生自若也起家爲工部以二千石治荆州化行若神先生自若也抽簪歸鄉里與田夫野老相倡和先生自若也嗟乎此余所爲不得而寵辱之者昔在東方今在先生先生往來吳中常依違湖上客有好事者集數十賓客爲好會余適在坐先生與余一見如舊相識異哉余何以得此于先生也今年先生來湖上謂余曰老夫七十子何以爲余壽余曰余無以爲先生壽

余知先生之爲東方先生也世所傳十洲洞冥漢武遺事多媟語耳鮮覩其實至如先生以絶塵之姿而有高世之志其猶浮雲而棨沆瀣颼颼乎遺世獨立視人間皆黄口小兒矣此余所以比先生于東方生也雖然余于先生竊有不能自已者何也夫今之辭曲古之樂府也魏世去古未遠止有伐檀四章晉代以後耶今鐃歌相和諸曲世尚有解者耶後世以黄鍾爲惜花陰以仲呂爲鬬鶴鶉猶有得其傳者耶先生神識天授必有以知之矣幸先生有以教我勿復秘

游武夷圖序

漢武郊祀有祀武夷君者相傳爲箕鏖之子故其得傳於漢紀非以其佳山水以其僊人之所窟宅也然竊怪唐宋以上騷人逸士題咏缺然者豈中州人多不至耶柳州之勝絶于千古然賴

子厚爲不朽武夷九曲曲曲多奇惜哉惜哉無有似子厚之文記之者豈才之不逮至相遠耶丁先生來自山左當就官惠安令至武林而移疾閩之臺使者下教欲得實丁子扶笻而至投劾而歸縱目于武夷者數日窮幽極壑至六曲而止作爲記與子厚相上下於乎此造物之所以寵武夷而待丁子也假令丁子無惠安之命則不必鼓棹而南有惠安之命而就官則簿書鞅掌必不能至武夷卽或移疾矣而上官不以爲疑亦不能脫身至閩而盤桓于武夷也於乎凡此者武夷君之所以待丁子而造物之所以寵武夷也丁子山左詩人爲羈旅者三十載讀書田橫島中飲酒荆卿市上胸羅萬軸下筆千言與人交有信義此古之人也於其自閩而歸出游武夷圖記以示余余喜而爲之序因以送之

贈毛稚黃序

昔人云賢者固不可測吾友稚黃子其爲不可測異甚自吾十六七時卽與稚黃爲親友今兩人顚毛各已種種而益嘆稚黃之賢益嘆稚黃之不可測也當稚黃之爲童子也蚤慧詩書畧皆上口便已絕人而其尊先生令稚黃學賈稚黃持籌市上束書不觀者三載已又負笈讀書與余同席也方是時稚黃每下筆輒踞老師宿儒之上使由此取冨貴拾芥耳而稚黃又以爲時藝不足爲殫力肆志于詩古文天下作者如陳黃門皆首屈指以彼其才于謝榛盧柟又何有哉而稚黃忽念門戶計且貧無以爲養復屈首爲諸生益攻制藝曩時同舍生皆已起家高第爲公卿貴人而稚黃曰吾羞與噲等爲伍會尊公沒旣除喪益又并諸生棄之稚黃固倦遊悉心著述薄風騷絹漢魏捎六朝揜三唐馳騁韻學而眎之標的天下咸以稚黃爲嫺風雅及其貫穿六經析微辨疑則又與鄭玄王肅劉向父子相上下天

下又咸以爲稚黃通經術乃稚黃意且不止剏棄浮華深入閫奧卽
格物一義發明去欲爲說數千萬言與新會姚江共爲樹幟天下又
以稚黃爲鵝湖鹿洞人也稚黃又精二氏說空空玄玄凡爲習黃庭
熟宗乘者莫之能過凡此皆爲不可測者也雖然此特就稚黃言之耳
而上天于稚黃畀之以美才誕之以名德若奪之若予之若固之若
寵之世之人其孰從而測之初稚黃艱于子年過三四十連育三子
子又才且賢春秋未衰可以有爲之時而忽嬰重疾夏月冒絮數重
艸蓐隆丈許閉戶絕客如是數年今者忽然而愈精神過于其舊此
又天之予以不測者也東溪趙岐嬰惡疾作尼屯之歌放廢者幾二
十年已而位至三公壽八九十天其有意于稚黃乎哉今年秋稚黃
門下士喜稚黃之疾起而又當初度之辰屬余製文以舉觴因叙天
人之不測者爲贈併爲壽云

送丁戈雲序

錢唐丁氏兄弟詩文菁藻雅重藝林其晉之諸謝明之皇甫乎而戈
雲又兼繪事臨池之技所稱三絶非耶當其意致蕭托寫山水雲樹
布置皴皵直在李唐馬遠之間而艸書神俊駿駿乎欲度越羊欣梁
鵠師宓官以前矣乃者部檄嚴促追鋒之車且不能緩旦夕恐此事
便廢行將奈何而不然也韋應物焚香讀書亦稱名守王摩詰詞客
畫師居然賢相遠者張芝之作郡老父乞判近者高士安之居官雲
烟卓絶吾安見此事之可廢也戈雲治裝之期不過鄭莊而所濡毫
者且及百軸以外今囊而梓之以行不知者以爲陳氏之胡琴知之
者以爲傳家之吏部矣

贈潘鄧林序

城之東偏曩有賢者出于其間曰紹龍王先生其爲人也樸遬持重

人莫知之敝冠穿履參紹覺師師心知其賢已而得道遂發靈蘭金匱之藏盡其術皆解驗之其治病也劃然無疑難矣先生沒而道大行而潘翁鄧林乃其大弟子也故城東有潘氏之學數年以來翁道日隆望益重而翁必嗛然曰嘻此吾王先生之教也著脉及証數萬言啜叶者衆而翁必退然曰嘻此吾王先生之教也人以此賢潘氏求爲弟子者唯恐後僕觀自古師弟之間蓋難言之自馬融大儒不能不疑其弟子康成而呂步舒或不知其師書況夫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美好者不祥之器秦太醫李醯之刺豈必不見于門下哉而翁終身不忘其師諸弟子事翁益謹取黃帝扁鵲脉書及近世以來名家條分縷析講習不倦翁之所以教諸弟子如王先生之于翁而弟子之事翁一如翁之所以事王先生可不謂難耶夫翁生平誠長者其神術若長桑陽慶固不待言乃諸子以魁傑之才丘園之秀龐棄章句敝屣功名而心切向往如七十之事孔子此非翁之道德殊妙能如是哉僕于是猶有感焉士處亂世而全性命亦極難耳以樵玄之術數而難免以李業之志節而難免以左慈之幻術而難免以霍原之教授而難免翁與弟子治其方書壽世壽人與物無害與人無爭可謂高蹈君子質有其文矣此更僕所感嘆以爲不可及者翁二子皆在吾門講論之暇因述翁師友源流之義以爲序

贈張卿子序

吾鄉有賢人焉曰卿子先生天下莫不高賢先生之行義而吾以爲古今之所未有者也此非余之私言也夫富貴而名磨滅惟非常之人稱焉然其表見于世者不過數端曰某者儒林某者文苑某者高士某者耆舊某者方伎某者獨行也乃吾觀于先生則固已各極其

至無遺憾者矣先生沉深經學於五經多所發明而唯易則終身焉其所著論則自成一家楊王孫丁將軍之流不是過也此吾以爲先生之不愧儒林者也先生于書無所不讀手自批閱者已過劉氏四部阮氏七錄矣而著書滿家王節信潛夫論應劭風俗通豈足道哉至風雅班班軼六氏而淹三唐此吾以爲先生之不愧文苑者也皇甫編列高士九十人兩龔不與蓋其難也梁鴻所頌蘧瑗所科或取蘧節君子議焉而先生始終不仕棲遲以老誰之不如而不爲公卿誰之不如而不爲二千石墨綬吏也此吾以爲先生之爲眞高士也者舊者爲人所表帥也其人必有陳仲弓王彥方之碩德管幼安邴根矩之高行斯無忝焉而先生春秋八十言行無愆鄉里以爲表樹弟子以爲建鼓嗟穆休于太祖之下而人感其自然之化此吾以爲先生之眞者舊也先生少即善病已習陽慶之傳所至無不立効其活人無算此眞淳于倉公華元化之流復見于今吾故以爲先生之方伎所未有也先生少有至性長篤人倫即今孤女孤甥相依于廡下分金于亡友之裔給粟于故人之家不可勝道吾故以爲先生之獨行所未有也凡此者有其一皆足不朽而先生各極其至而無遺憾豈不謂難哉假令班固列人表必在被衣顏子之間劉邵志人物亦必在英雄之上有中庸至德之稱矣而吾尤有嘆服于先生者夫世之衰也先王之道不行自縉紳賢大夫莫不喜譚釋部樂指緇流其高者欲以標殊異其下者欲以圖福報而先生絕口不言仁義道德之外無他事焉然而先生八十之年正復未艾又有賢子孫天之報施學佛之人與報施學先王之道者果何如矣昔韋仲將以書掩其才先生以醫掩其學不然董仲舒揚雄又何足以當先生與譬之于川先生其猶大海無所不有而他人則止于洄淵溝瀆而已譬之

于山先生則魁陵大阜艸木繁殖焉而他人則培塿而已第儒林文苑高士耆舊方伎獨行自余之見先生也而先生至德淵海其儒林文苑高士耆舊方伎獨行之有一足以槩于中哉

贈鹿童子序

漢有童子拜爲郎者而唐有童子科所以待穎異非常之士也故漢有張千秋黃瓊若干人而唐亦有蘇頲員半千之輩其以卓犖史冊而藻耀非常者要不可與尋常之人同年而語至於宋元指不勝屈而有明時若張居正何大復等皆以成童舞象之年登賢書而掇巍科故曰才如子淵不必論年非虛語也願良先生少子年方十二齡學使者賞其神異補博士弟子自縉紳至於閭巷無不赫然震矜而吾以爲鹿子之所固有之也夫豫章拔地卽有參天之勢騏驥出母卽有千里之槩此區區者不畀鹿子而誰畀耶而吾更有進者吾在和陽所把臂定交莫如路子次五李子仲卿二人最賢問其師資皆出願良先生之門以鹿子之天縱有趨庭之家學有及門之砥礪不三四年間如公孫仲舒對策第一而翔步於天祿石渠間亦蔑卜筮矣余雖老於泉石尚得拭目以觀鹿子之有大成也是爲序

贈甯童子序

甚哉師友之於人之有益也余在和陽最賞識魏子斌生之文間過其居諸生環而侍者數十輩吟誦之聲不絕和陽雖小魏子其大師矣中有甯子者家最貧自九歲過舞象之年自詩書上口以至於能文皆魏子所教也而又時時飲食之甯生得以畢志於學今年學使者錄童子甯生果以年少補博士邑之人嘖嘖稱之而予獨樂其師友之有成也嗟夫叔世囂訛先生則有陰生質衣之誚弟子則有元成操戈之譏今如魏子甯生豈不賢哉甯生才既雋從此掇巍科登

顯仕翔步雲龍之上優游東觀之間推讓其師曰莫如臣師賢則師友之道益光且大矣然而魏子年方壯學益富其富貴所自有又未必有藉於弟子也日者魏子屬余文爲賀甯生余因得以交誦之

贈趙元開序

僕自辛巳歲即說經趙氏矣初僕學田王孫而元開子憲斌業高堂生僕以他經爲辭元開逡巡再拜而進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從先生五經紛綸何所不可先生不棄先生留僕以是卒業於趙氏者凡五稔所以教其子者非仁義弗說也非先王之道弗以訓也僕以是報趙氏矣本趙氏擁高貲起而元開伯翁益用夸大好遊俠所與遊者多蹴蹦六博鬬雞臂鷹之徒以爲娛樂及元開專務退讓習儒雅往時賓客雅不欲附元開元開亦厭棄弗與通獨予友陸麗京圻元開稱石交焉嗟乎以是爲不可及也僕嘗厭城市喜遊郭外所覩百金之家千金之公矣鮮衣美食厚自供奉出入擁蒼頭盧兒鄉里望見者畏縮不敢出聲一不當則鞭笞怒罵隨之而元開與其居人煦煦惟恐傷者有所告貸無不應割鮮往來勿拒也人以是莫不稱元開長者又身自敝冠布衣蔬食不厭此非務爲貧賤容蓋其雅志若此語曰一貴一賤乃見交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有僧咸池也者倡教安隱精舍最善元開示寂之後元開悼之若國子之于子皮莊生之于惠施也比歲大荒荐饑伊蒲桑門已成荊棘獨池公道場徒衆更盛于他時豈非元開力哉僕嘗謂元開君有古人之風藉令當時賓客盡如若則翟公不必署門田文不必唾面魏其灌夫將延頸拜伏于門下矣往者有司請令民得買爵賈人載金錢至京師試補吏亦各乘傳以歸輝煌道路而元開有大度曰與其折腰貴人曷若避世墻東與諸公痛飲哉會事敗諸武功爵者一跌不振而元開洎如也

故僕謂元開於是乎君子其知足藏身仁不遺物信足篤友有三善者皆足以壽其爲保性命享長年曷足道哉雖然元開性喜友朋今而故人寥落麗京已賦遠遊僕亦將賣卜成都市丘山寂寂誰爲盡金觴而歌呼大樂也

贈本公序

羅什譯經于中國而佛法爲盛也廼今釋氏之書至于五千四十八卷葢亦夥矣習禪者提一語句便可證無上義而爲教者閱實其義若恒河沙而無止極豈不難哉雖然佛法之衰南宗與北宗其流弊一也禪學與講席其流弊亦一也顧安得是甲而非乙左此而右彼哉本法師者廼大乘聖賢而不爲末俗所囿者也其于講也析義若摩詰辨才而不以講名也其于禪也苦參若高峯閉關而不以禪名也以精實義修淨土勝業天人宗之道俗親之主天竺雲棲二席竪無上法旛此其爲佛祖出世者歟法師受具于伊公是父是子咸有苦行如道安之於東林法護之於燉煌此所以救末法而爲大導之師顧不得以禪宗繩之而亦豈得以講師稱之耶僕玄言不如殷中軍義理不如謝康樂其何能爲法師之短長而沐其教者有年故樂得而道之如此

送諦輝住持堯封序

水無加于五色而五色不得不鮮禪無藉于宗旨而禪非宗旨不辨五宗者禪之所藉以救禪者也五宗之燈微矣尚有二家臨濟中流而有萬峯萬峯者持宗旨以救禪者也持宗旨以救禪則其徒衆振興吳越間豈曰不宜萬峯之嫡乳曰徑山禮徑山大弟子領名山而匡大衆者無慮十數輩而近今受囑副法傑峙於前後者則無如堯封所請今諦輝和尚諦輝余十年方外之勝友也方吳中之來請也

諦輝若有不欲者余亟勸之曰子不乘時驅耕奪食以鍛鍊來學又何爲焉諦輝以余言爲然將以秋九月就堯封而掛鉢而余又安得無言也夫堯者垚也垚然高也妙高穹窿列峙左右東西洞庭俯視几席所謂垚然高者孰有加于此使諦輝居此顯揭宗旨亦若垚然以高如堯封也則豈惟萬峯之幸徑山之幸而臨濟以來實有嘉賴矣吾聞顯暹禪師之居此也粗衣糲食而道彌尊乃諦輝刻厲苦行再加之以宗旨吾安知堯封之不爲百丈嵒頭哉諦輝行矣余欲寄書于吳中人士懼諦輝如雪竇顯之有不欲也故作序以送之